



沃史卷之二十

欽差守東道 范印心

曲沃縣知縣 周 鉞

邑人 許日可

衛民牧

呂兆麟

趙齊芳

編次

藝文志

余覽班孟堅所為漢書藝文志祇載書籍名目既某時某人所著若干種已耳夫孟堅奉詔成書欲備漢



一經故不能不細讐詳錄以侈閱巨而日來郡乘邑  
史多倣其例余謂我朝國朝郁郁質有其文二酉五  
車何之非是奈何藉九野之訟言私爲一方之成書  
乎彼勅命諛墓之章載在家譜麗牲碧落之裁具有  
片碣無庸復贅而惟是騷人墨客臨水登山之咏揚  
麗藻於有懷瀉雄心於不律類鄴鄴之幻婦等天台  
之金聲業已探驪難用覆瓿是用採而輯之要以彰  
往詔來存事蹟壯山川賁人物而非徒侈操觚之勝  
槩掇詞人之唾餘已也猥云挂漏實藉表章遂濡毫  
而爲之志

詩選

謁黃帝廟

長洲祝

顯進士

鼎湖龍去杳難攀誰構遺宮絳沃間帝德應知無  
覆人間隨處傍喬山

又

巴陵楊一清進士

綽楔重開此廟門龍光直見鼎湖存安居粒食年年  
是須信秋毫盡帝恩

又

沂水楊光溥進士

仰瞻廟貌起重門黼座猶疑劔履存道顯三皇開治  
化運承五帝盡兒孫神功蕩蕩乾坤大聖德巍巍華

岱尊指佞願同塔下草每依葵藿答君恩

又

安陽劉 孝 邑侯

喬碧澄澄接太空西南麓畫妥瑛宮雲深黼座朝儀  
肅檜冷函玲劍氣雄觀蓬遐想當年制論相昭垂不  
世功中部衣冠成浩慨令人瞻拜動虔衷

謁世子申生祠

高陵呂 柟 狀元

巍峩廟貌對金山心在青松白日間明白有人為鬼  
蜮世人猶或重讒頑

又

安陽劉 孝 邑侯

烟堊茫茫霜樹環膈酸無奈淚重潛魂飛一夜應成

碧青塚而今照紫山

申生怨

茶陵李東陽 大學士

十日進一胙君食不得嘗讒言豈無端兒罪誠有名  
兒心有如地地墳中自傷兒生不如犬犬得死君傍  
天地豈不廣日月豈不光悲哉復何言一死以自明

太子灘

雍丘趙彥復 邑侯

荒藤古塚疊危石寒玦一繫傷心碧忍將底事笑諸  
侯贏得肝腸蒞皎日如花夜半搵啼痕何用歌烏主  
孟門本因羽翼怯鴻鵠不謂商山竟負恩藐孤不濟  
克也死辟奠何心今若此秋風落日晉城隅反覆令

人悲豎子

孟姜女祠

襄陽楊正芳

推官

春光不解換郎歸芳草年年獨掩扉衣到城邊楓葉  
盡淚拋石上茜花微秦關故堞餘秋露晉水荒祠對  
落暉多少征夫齊解甲傷心碣杵擣空闌

又

德州楊

檟

邑侯

結髮交禰事未賒良人征役已無家寄衣寒日腸先  
斷望石秋容恨轉加漠漠秦關深絕塞茫茫滄水淺  
平沙夜闌空作胡天夢霜月陰風祇自嗟

滄河手跡

安肅邢雲路

臨汾  
邑侯

女千年跡河橋百代名夜來風激瀨猶似哭聲聲

送夫

送君行役去淚下蒲衣裳一別關山道何時返故鄉

思夫

自君之出矣寂寞守孤帷君去自不返妾悲君豈知

尋夫

迢遞長城道迢遞少婦身夫君在何處愁殺望夫人

哭夫

一哭心斷絕再哭城崩缺秦皇知未知天地為震裂

見夫

陰雲愁黯黯彷彿見夫魂  
瀝血滲枯骨吞聲萬古冤  
負夫

結髮百年期誰知中道絕  
負骸無瘞所死共山中穴  
死夫

自古誰無死求仁自得仁  
千年祠宇在愧殺三心人

澮河手跡

西蜀楊作楫

襄陵  
邑侯

哭河河爲淺拍土土留痕  
千古長城缺難招少婦魂

送夫

妾嫁無多日郎行方少年  
莫愀關塞遠妾眼到郎邊

思夫

妾冷在閨房寒邊况小郎  
薄衾眠不着收泪整衣裳

尋夫

閉戶尋夫去風霜強自持  
逢人如見問道是范郎妻

哭夫

萬里送衣來衣到將誰與  
城牆高似天那是埋夫處

見夫

一哭亂流血夫魂亦痛絕  
掀翻百丈墻明與生魂訣

負夫

城頭千萬骨刺血認郎骸  
血盡骨亦在收將一處理

死夫

拼死尋郎去偷生負郎回郎今埋故土妾作土中灰

又

雍丘趙彥復 邑侯

秦鹿既逐楚猴潰長城幾更君公輩秋風紫塞走  
塵徒餘河畔遺踪在是物精凝不可滅况而貞魂泣  
死別笑他築怨竟亡 何人抱骨聲嗚咽

又

邑人劉繼志 舉人

萬里尋夫客影單羅巾頻拭泪闌干遙驚衰草催寒  
早故送征衣覆體寬縹緲郎魂招古磧汪洋滄渡漲  
狂瀾沿流試看二更夜明月芳痕共一團

吊賈烈婦

邑人閻重光 庠廩

寒花淒斷楚雲空翠散紅飛魂夢中湘女顰蛾西母  
泣盡將貞怨寄悲風

束髮從君君已捐妾今何忍獨長年自知生死全塵  
夢故把綱常付玉肩鸞鳳連翩歸碧海松菱千古渺  
蒼烟誰云仗節真難事况是柔腸也石堅

遊景明

邑人林遇春 舉人

懸崖瀑布響雲雷平地高樓倚漢開山曲縈紆斜抱  
閣水來瀾漫曲環臺紅迷石洞仙桃爛白滿芳湖遼  
鶴回今日觀遊同宋玉那堪空負紫霞杯

景明遊紀

大名張 銓 推官

山骨紫金稜泉聲白玉湫峭拔隘中條孤幽秘九畹  
春事尚刁搔捉臂何繾綣塵胷歷嘉辰登臨愜夙願  
翳然林木間桃花未許褪振衣凌虛崖佛光若不遠  
徙倚出高松羣峯自來獻薄霧蕩風弦灑落寒蛟噴  
蒼冷滴衣裾萬籟歸方寸卧石倒烏冠興劇不爲勸  
仰視蚪青旻魚鳥窺之遯黃埃十日心聊此蘇委頓  
疑向武陵來曾進漁人飯

又

雍丘趙彥復

邑侯

十里巖泉滑澗幾灣草樹蒼茸傳是景明瀑布依稀  
練拂長松

其二

山響波暉自昔澹雲疎日還宜摩景客吟歎段踏嵐  
童負鳴夷

其三

折徑春縈蔓綠平林晚映沙明月出高低樹杪風迴  
遠近濤聲

其四

曲磴肥陰靄靄方塘細瀑徐徐甃石雲披芳杜疏泉  
香落芙蓉

其五



清峭嵌藏佛窟，蘅臯溜貯靈湫。不識橋邊黃石也，擬  
人世丹丘。

其六

紅潤花前微雨，翠颺柳外輕風。若个平分春色，無邊  
遠岫，籠從

其七

老檜虬蟠水面，飛湍珠湧山腰。漱石頻移蠟屐，尋溪  
時命蘭船。

其八

傲吏喜瞻羣峭，幽人直躋崇阿。何必灘頭綠綺，請看

潭底青莎。

其九

且步且趺，且卧如弦，如綺如烟。曾是會心濠上，笑渠  
空画鞦韆川。

其十

修嶺重重，美箭靈源泛泛，香菰喚作武陵。亦可當眸  
只欠仙姝。

其十一

瀟碧樓臺，印月舒紅，島嶼銜雲。何處漁蓑，縹緲北牕  
客夢初分。

其十二

惜別鷗盟烟渚悔從駒影緇塵坐剖蓮心似我行看  
竹態依人

景明草堂

邑人李尚思侍郎

塵事都冥冥村醪醉不醒採蓮搖碎玉飛火落流螢  
水遶千家碧山迴萬樹青倦來卽熟寐趺坐亦忘形

風弦閣夜飲

汾澮一經別塵紛幾度秋歸來宦海隔始遂故山遊  
雨靜風生樹雲開斗掛樓清樽消永漏銀漢近人流

秋日景村二絕

獨步景村秋日晚松風發石門訪僧還澗底濯明月

其二

霜氣肅前林秋空一鴈下悠然物外心坐對寒流瀉

景明遊眺

邑人李末培解元

里巷紛多擾村落忘折節灑氣散青烟飛流噴白雪  
濯纓俯前溪捫蘿躋石室樓閣起參差樹木雜森綴  
水潺人語隱巖峭鳥飛絕竟日臨不倦適與心神悅  
更上最高頂城市如丘垤

過景明草堂復遊古寺登閣

爲愛深林好尋幽過草堂染霜楓葉赤帶露菊花黃

秋水低鴻鴈山村穫稻梁登高一豁目風雨近重陽  
遊景明過裴庄寺

倚渡問行人垂楊繫瘦馬亭午訪禪林僧幽寺瀟洒  
寂寂虛無天滴滴白雲瀉欲續虎溪遊悠悠塵世者  
景明八咏

沸泉

邑人仇時古知府

道是泉如沸尋源一杖筇乍疑災貝闕忽訝鬪驪龍  
雪浪翻雲碓霜楓映露松滄溟通呼吸今古自洶洶  
青玉峽

羣峯分巨壑一水瀉長湫懸石危疑墮顏嵐冷不流

寂歷乾坤古淒清天地秋居然隔人世青峽卽丹丘  
扶搖洞

穴石雲根闊還吹九萬風踈鐘山曲裏清梵水聲中  
峭壁藤蘿蔓寒塘蘆荻叢僧眠人不到空翠入簾櫳

風弦閣

息自吹爲籟風疑解作弦踈櫺飄律呂獨鶴舞蹁躑  
竹韻兼松韻山前逝水前鳴琴過使者殘弄尚鏗然  
瀑布

分得匡廬勝別開小畫圖青山拂白練碧石濺明珠  
泣是鮫人否浣逢越女無布袍如可剪吾欲倩仙姝

白雲洞

洞中留雲宿洞口倩雲封石盡天仍闊花深影轉重  
山禽啼薜荔野鷺浴芙蓉却憶栖真者空餘白石踪

水軒

層軒敞碧沼爽氣達昏晨習楫菰菱亂當筵鷗鷺馴  
中峰藏梵宇樹杪見樵人眷此滄洲趣惟堪蓑笠綸

松壇

竹徑披危磴松壇控斷岑牀頭蝕落子天際下濤音  
鶴夢終宵穩雲標盡日深北溪俯流水更與洗塵襟

白雲洞

益都楊

錦  
敘事

野外蓬幽地林泉景氣妍電雷驚水閣樓閣倚山

寓目千竿竹憑欄萬壑烟恍然塵世隔遙在白雲邊

白雲樓

雲南孫繼魯  
都御史

洞庭春色麗深穴近茅山此境同清絕人寰不等閑  
水鳴樓獨靜雲去洞誰關縱目翻高興臨岐尚未還

又

邑人李 鎮

青山寂寂絕塵埃小閣玲瓏傍石臺四壁盡為蒼蘚  
合口門常對白雲開瀟疎古樹烟霞迥灑落飛泉霄

漢祿閑倚畫欄時  
恍疑身世在蓬萊

又

邑人李廷寶  
通判

步自石門過小橋峯樓百尺上青霄一泓瀑布峯頭  
下萬顆蓮房水面飄庭院無風花自麗丹爐有火未  
堪燒蓬萊地迥塵寰遠彷彿仙人吹玉簫

又

邑人李承華御史

湖上高樓憶舊遊銀箏翠管木蘭舟碧筒笑引青娥  
酒鑰纜斜牽白玉樓調馬柳陰彈劍氣納涼風月聽  
泉幽合來花髮悲前事腸斷荒原汾水秋

沸泉即景

鄒山潘榛主事

沸泉今古自潺潺杯酒同君指顧間萬點明珠彈碧  
石一條白練界青山蕭條秋樹黃兼白自在飛禽去

又還佳勝最宜歸眼界小樓有戶不須關

次韻

邑人李仰舉人

飛流玉屑日潺潺萬狀烟霞杳靄間繚繞川原成勝  
槩參差石勢卧空山葱葱樹色棲雲靜嫋嫋雲蘿飛  
鳥還欲洗塵襟頻眺望携琴沽酒扣常關

沸泉樓夏日即事

邑人因貳卿庠生

林壑情偏爽朱明景自悠山屏放乳燕池簟卧輕鷗  
黃落梅邊雨清吟竹裏秋羲皇時未遠一枕足岑樓

冰巖秋望

扶溝何出光邑侯

搖落驚秋老登臨動客情一官渾五斗四載駐孤城

風急蟬琴靜  
天空鴈字橫  
美人何處所  
姑射露華清

其二

千里繁鄉夢  
百年此宦遊  
逢迎仍待旦  
寥落不禁秋  
歲月驚黃葉  
風塵易白頭  
不知碧漢外  
一夜火西流

其三

大漠來秋色  
孤城陝素陰  
月寒息鶴夢  
風落靜琴心  
誤國清譚盛  
憂時白髮侵  
悲秋如病酒  
無奈發霜砧

冰巖谷觀瑞蓮

邑人李齊沆舉人

冰壑溶新沼  
芙蓉蒂金聯  
紅幢雙映日  
碧榦獨擎天  
種鉢空談幻  
鑿金未是妍  
何如君子意  
好信爲誰傳

裴庄春遊

邑人李日強叅政

別館花明候  
春風處處同  
嬌鶯弄弱絮  
乳燕蹴殘紅  
高閣青山近  
曲欄碧水通  
花間更酌酒  
爛醉杏園東

過裴庄

邑人李永培解元

鶯掌泛來新  
水蟬聲曳過  
庭槐萬點流  
螢當席一輪  
明月浸杯

裴庄水竹居次韻

水遶千家當戶流  
陂塘五月卽深秋  
攀藤弄竹忘歸處  
鬪酒尋詩不計籌  
萬里風塵憐久客  
一時花鳥續良遊  
銀鞍金轡休愁黑  
未渡前溪月映樓

遊濟溪

陝西王

諤邑侯

千家羅綺競朝輝樓閣參差接翠微花墮嬌紅吹近袖草含新綠坐成帷笙簧試暖鶯初轉風雨驚寒燕正飛莫倚芳時增感慨偶從沂水更忘歸

又

邑人李雲林

庠生

二月尋芳濟水邊碧桃紅杏兩爭妍水流西去通東海山自南開望北燕吾道鳶魚隨處見天機童冠已先傳今朝竊比會狂樂敢效遊春同少年

又

邑人李日強

叅政

山亭獨坐看飛花遶岸垂楊蔽日斜芳草相連盈野不知春色屬誰家

春日歸自景明過濟溪桃林

採藥丹山頂尋芳綠水濱桃花當爛熳渾勝武陵春

邑人李永培

解元

八景題詠

晉城春眺

邑人李承華

少卿

千載環爭地經過嘆黍離頽垣當落日芳草亂晴絲故國山河在雄圖霸業移遲回無限意啼鳥不勝悲

又

邑人劉繼志

舉人

山河未改霸圖傾遺雉荒涼四望平春色似憐殘晉

地九街頽處見流鶯

照殿冰巖

邑人劉繼志 舉人

複道淪亡禁籞平金山遙對晉遺城紫宸宮殿皆禾  
黍惟有冰巖不改清

濟溪梅月

邑人靳榮 元學士

溪自疑寒梅自春梅花得月更精神波間斜浸瓊枝  
瘦天上高懸玉鏡新雲母屏開香撲面水晶簾捲影  
隨人清光醉吸歸無寐吟就新詩夜向晨

又

邑人劉繼志 舉人

金麓吟行濯濟泉逐龜人逝已千年芳株枯朽寒香

滅惟見澄潭印月圓

景明飛瀑

邑人李承華 少卿

天畔掛飛龍烟迷萬壑松僧居青嶂杳人卧翠微重  
雨過嵐生牖風臨月上峯虛無蓬島際何事覓仙踪

又

邑人李日強 參政

誰將玉帶繫山腰滾滾銀珠下九霄震撼波濤驚畫  
夢不知何處接江潮

又

邑人劉繼志 舉人

千尋瀑布下天關琪樹參差石磴艱獨坐危樓忘日  
暮煙林碍月水潺潺



又

邑人衛嘉績萍生

一道清流擁急湍長虹倒挂紫崖端  
濤聲激雨千山潤爽氣凌風六月寒  
玉浪排空吞復吐瓊珠濺地碎還圓  
澆滋禾黍年年盛始信東南雨露寬

絳山晚照

無名氏

絳山屹立曜靈西風景蒼茫望眼迷  
樵唱岩巒分遠近鳥喧林麓定高低  
迴光上接霞光迴霽色相將聚色齊  
出牧牛羊歸未盡草頭清露已淒淒

又

邑人劉繼志舉人

紅輪西墜又迴光誰道蟻旋度戾常天  
為晉宮門

宴故留餘晷照殘粧

喬嶽晴嵐

邑人靳榮元學士

廟宇參差杳靄間軒轅曾此葬衣冠  
龍池雨露沾濡遠獸鼎香烟祭禱寬  
嵐氣滿山晴樹濕翠光凌漢午風寒  
遊人佇立沈吟久薄潤沾衣興未闌

又

邑人劉繼志舉人

炎帝乘龍事已休晴嵐深處有丹丘  
清宵籟冷長空靜一段金光射斗牛

神陂落鴈

三山林壤

幾陣歸來雨後天神陂上下落翩翩  
停迷野樹秋雲

冷散入蘆花暮色連喚侶聲騰霄漢外驚寒身寄水  
雲邊主翁好看乘時起萬里春風羽翼便

又

邑人劉繼志舉人

太子灘頭白鹵洲荒榛野草伴孤丘西風慘澹寒鴻  
宿明月蘆花滿地秋

龍廟蓮潭

闕里孔公恂進士

龍去潭空事渺茫紅蓮歲歲自成芳恍疑西子開金  
鑑渾似真妃醉玉漿皎日晴時看異態薰風生處遞  
清香天然此景多佳致何用欄杆百寶粧

又

邑人劉繼志舉人

楊柳池塘殿宇風龍泉遙與驪山通溶溶如沸蓮香  
細疑是明皇避暑宮

碑記

唐

靈光寺碑記王勃撰○觀夫釋迦如來之垂迹也淨  
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泊堯率陀天  
爲護明菩薩降迦毘羅國號一切義成金團天子選  
其家白淨鉢王爲其父玉象乘日示來於大術胎中  
金輪作王創誕於無憂樹下八十種隨形之妙好榮  
若芬花三十二大士之相儀皎如圓月四方而各行

沙步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七步九水而共沐一身現優曇花作獅子吼言胎分之已盡早證常身為度生以還來今垂化迹於是還羈襁褓示類嬰兒為占相也悲悵於阿私陀仙往郊祠也驚起於大自在廟或為童子或學聲明為講武也箭塔箭井猶存為掬力也象跡象坑仍在受欲樂於十歲現遊觀於四門樂沙門身厭老病死於是藻竝天子以警覺彰伎女之醜容淨居天人以捧持躍車匿而嚴駕逾春城於八夜棲雪嶺於六年人辭愴戀主之心馬舐落連珠之泪揮瑤刀而落紺髮塔起天宮將袞服以化貨皮衣形參山鹿扣林仙之所得了

世定之非真會麥會麻降苦降樂且瑤琴奏曲必自中而曲成佛果圓音亦假中而向果由是擇其處也過龍窟浴其身也入連河示其會也受難陀之乳糜示其產也受吉祥之菡艸以最後之勝體詣菩提之道場圓解脫之深因登金剛之瑤座一百四十功德不共三乘八萬四千法門高超十地由是魔軍威懾於慈力愁怖旋歸媚女敗毒於定心媼羸變質於是堅牢地神踴躍而作證虛空天子展轉而報知顛蓮花而出水赫煥無方若挂月以懸空光明洞徹經七日受提謂之越蜜警以少小之言垂一音受賈客之

戒歸賜為人天之福既成已觀所化緣非二僊而不  
遇雷音喜五人而堪從法化然塵根味劣聖智淵深  
順其法則法不應根順其根則根不達法莫不爲愛  
河之長溺緣癡樂之所育苟不利於當聞仍假言於  
入滅於是初利帝釋雲驅於三十三天堪忍界王霧  
頂於一十八梵頭面作禮致敬精專請轉法輪勸隨  
宜說如來尋念善逝通規頌古佛之嘉謨應群機之  
鄙欲於是十方佛現同興讚美之辭一法乘分共創  
塵勞之域於是起道樹詣鹿林三月調根五人得度  
憍陳如悟慈遵之旨唱解解標名舍利佛遙馬勝以

傳言於途見諦採菽氏繼踵以師事率門屬以同歸  
迦葉氏彙跡以降心領火徒而回席莫不甘露洪澍  
末尼曾應天界人界鸚林尸林或鷲池或鷲嶺或海  
殿或菴園或彌猴江或火龍窟或住波羅奈或居摩  
竭提或依堅固林或止音樂樹或海濱楞伽頂或山  
際補陀巖或迦蘭陀竹園或舍衛國金地或應念而  
空現或沒山而出宮或說法假於六方或身變爲三  
尺或掌覆而指變或光流而佛來或一身曾集於多  
身或此界便明於陀界或變淨而以淨覆穢或隨俗  
而卽俗明真若空谷之答嚮洪鐘之待扣矣其間所

說阿舍四有般若八空密嚴華嚴佛藏地藏思益天之請問楞伽山之語心萬行首楞嚴一乘無量義大悲芬陀利羅尼無垢稱之說經須達拏之瑞應本事本生之別諷頌重頌輕之殊象馬免之三獸渡河羊鹿牛之三車出宅或謂之有空守中也或謂之無轉照持也或謂頓也漸也或謂之半也滿也或無說而常說或不聞而恒聞或保任而可憑或加被而不忘無小而不大無邊而不中三乘同入一佛乘三性同歸一法性真可謂父母孩孺導師險夷懸日月於幽宵布舟航於幻海爲雲爲雨使枯槁以還滋爲救爲

歸指窮途於壽域暨乎所作已辦功成不居將返本以還源類薪盡而火滅由是於力地詣金河光流而門相驚塵刹山搖地動俱興苦痛之聲異類變容同現奢華之血受純陀之後供納毗夜之密言唱四德以顯三伊指萬有而歸一性訓多羅伽葉四十二請問已周度須跋陀羅八十一化緣將畢破十僊之橫計使獲朝聞建四塔之崇規遐滋末葉將欲明有爲之有滅表無相以無生上升金剛身往復虛空界日月其猶墮落螢光如何久流戒有常身使無放逸於是還登王座首卧鶴林遍遊三昧之門將復一真之

性途入順入全超半超依四禪之等持湛三點之圓  
寂是時也人天叫躡鳥獸哀號飄風驟雲山吼波途  
按輪王之古式方俟葬儀命力士以捧持竟不能動  
猶是金棺自舉透拘尸之大成珥炬不然駐閣維之  
盛禮莫不未生怨在於王舍創結夢於十号慈遵大  
迦葉遠下鷄峯獲瞻禮於千輻輪足畢以兜羅緻艷  
聖火自焚蕪王衆梅檀之薪注帝釋金瓶之水彼願  
力猶在悲心尚熏碎金剛之勝身爲舍利之遺骨於  
是人國嚴衛四兵肅容各自捧於金壇竟歸興於珥  
塔於是若牙若髮迦葉波禮於切利天宮或炭或灰

無憂王建於瞻部州界若乃金言道在塵劫法存象  
王去而象子隨一燈滅而一燈續莫不大迦葉雲迎  
千衆阿難陀雷吼三輪商那表定於未來邈多化籌  
而盈室始自壞梁之感終乎流乳之徵餅噐異而水  
必同燈點殊而光終一是以大乘之真空妙有文殊  
彌勒異其宗小乘而分巒拚金上座大衆元其部十  
支宏闡或千部鬱興馬鳴龍樹繼其芳無著天親播  
其美或提婆鑿眸而作氣或陳那吼石以飛聲或百  
倡齊祛於外宗或十師翊贊於遺頌或闡經而夜升  
兜率或待佛而窟寄脩羅或劍誓首以要期或象馱

金而請釋或賞能而食邑或得勝而建幢或論般若之理也名燈或究俱舍之非也名電莫不殊途異轍終會一源自有及空咸歸萬德自商周見虹貫炎漢夢金人教及神州聲流華夏勃叻生季世獲奉真譚雖錄續而以叙金言在飄零而不逢王相見聞盡爾宗致昭然蓋委遺文不復備而言也 文古時遠碑碎字蝕譯填無高僧字義多舛謬

宋

創建文廟碑記鄉進士邑人甯智撰○虞夏商周之政亘百千祀功業章章號曰天下之盛王也無他要

一本於學校故宋廡序鼓樂類宮之名星爛簡冊家塾黨庠之制亦繫焉以而教化完備風俗純壹人趨治若下坂之走丸也刑罰近於不試及衰季孔子闢然有力斯文未喪戰國權謀相尚儒術不絕若綫絃誦之地寂寥無聲獨孟軻潛心古道始歷聘齊梁之間重申其教荀卿繼之於後皆羽翼六經世賴以濟噫秦乘閭位欲愚天下之人燔藝典籍使學者逃難重繭遂去先王正途壅底可爲於邑炎劉旣奮大樹成均之法卿大夫之才之義由此而出如公孫兒寬之徒高蹈爵位空乎文章與三代同風今天子踐祚

越三十年循治古之跡不下漢氏漸仁摩義冠帶萬里雄傑豪俊比肩於朝廷之上由養之有素也慶曆中詔郡縣立學蓋憂四方耳目未盡開導曲沃萬家之封也當時居上者慮功計費遂不克有學逮孫公得邑於此喟然嘆曰今太平在御濟詩書禮樂之源守宰當承流潤澤苟不驅人於善日遠於罪聖賢之事或幾乎息矣翌日太學助教吳昌和遂獻其材邑中嚮義者相繼而至不翅若償其願也因相孔子廟起學舍總六十間先生弟子各有攸處由朝迨夕幾三十人聞者號爲希濶吾知夫百里之地靡靡然皆入於治異日復有脫布巾草蹻之賤翩翩青雲輔翼當世不幸而窮則飽德與義有士君子之器閭里矜式學之誘人如是豈不盛哉與夫鑿池築臺極遊觀之樂者殊料其存心積慮非俗吏淺聞之所能也進士許岳等神躍氣揚曰道之行也請予述其狀以告來者

晉恭世子祠碑銘進士邑人吳勉之撰

金

重脩文廟碑記澮川散人史中和撰○曲沃舊學始建於前代之嘉祐增廣於崇寧大觀之間規制宏遠



視他邑爲最備逮本朝革命之際毒於兵火煨燼之  
餘惟存講堂又復僦爲民舍者幾十年官取其租而  
不問民侵其地而不訶累政相循如出一律若畏若  
忌無敢以復爲言者良鄉宋公宰沃之明年一日召  
諸生而諭之曰學校所以育人才厚風俗今乃若此  
豈不貽鄉老吏民之羞乎吾欲率僚佐出俸金以助  
其役將一舉而新之於是申漕司以削其租按舊址  
以復其地乃築垣墻新門闕又乃命工陶土以爲宣  
聖四配之像采績旣畢聖容雍穆有卓然涖泗之風  
方將求大木以構其殿考禮經以制其器爰旣告成  
憧憧之民過新學之下者咸以手加額喜見顏色曰  
我公之德其所以遺吾民者可謂遠矣昔唐書景駿  
嘗宰肥鄉後遷趙州長史道過肥鄉民爭具酒食以  
迎犒時有小兒亦在其中童曰方兒曹未生吾已去  
邑非有舊恩而何來對曰耆老爲我言學廬館舍皆  
公所治意公爲留終日是知德澤在民雖歷悠遠有  
不能忘者今宋公以長才碩德方進未已他日擁節  
旌殿方面或道過新田將見北方之童子爭拜馬前  
如肥鄉兒曹之迓童公矣不亦美乎余將引領而望  
之矣

重修學記史中和撰

重修學記進士邑人楊普撰

元

改建文廟碑記教諭董九德撰

修后土廟碑記教諭董九德撰

晉世子申生諡恭愍碑記鄉進士房希文撰

弔晉世子申生廟賦進士河南陳九思撰

晉恭世子申生辯學士邑人靳榮撰○古之賢者不

幸而處父子君臣之變苟有定見以決之身後之毀

譽而不暇計之者昔驪姬譖世子申生以大逆獻

信之遂殺其傅杜原款殺其傅是將殺世子也故

而奔新城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

世子曰不可公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盍

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殺君也天下豈有無父

之國哉吾何行如之又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不敢

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苟出而

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乃縊嗚乎申生不惟愛其君

親而又念及驪姬之子以至於國家不賢而能之乎

欲亾於他國而又惡被此殺君之名不若死而為愈

也若夫身後之毀譽而又何暇計之哉春秋曰晉侯

殺其世子申生不曰自殺而曰晉侯殺之聖人所以  
罪其父而傷其子也今之論申生者或有咎之之辭  
不知據於何書說者曰書晉侯惡其用讒名申生斥  
其陷父是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也春秋據實事而直  
書而善惡自見凡書鄭伯許男宋公者此已定之稱  
也若專以名稱爵號為褒貶此又非聖人所以作春  
秋之義也經書晉侯殺其世子此善惡明白之甚也  
今不遵經而臆為之說或信世儒穿鑿無稽之言而  
為之褒貶聖人之志果如是乎衛太子及不遜父命  
而與申生之事何殊焉然而太史公傷之而不咎之  
此言之昭昭而不可掩者後世亂臣賊子聞申生之  
風者必有竦懼之心是有功於萬世也又安得而咎  
之獻公之世卿大夫之賢者不為不多矣未聞其有  
一言而釋其冤者嗟夫祁奚叔向不生於此而生於  
彼宜乎申生不能免於死也

新修學記同知邑人許天麟撰

重修文廟碑記學士邑人靳榮撰

九龍廟記御史邑人劉尚質撰

梁公德政碑進士張士明撰

明

城隍威靈顯應記進士邑人靳勉撰○中庸曰鬼神  
之爲德其盛矣乎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甚言其神之不可不敬也先儒言有其誠則有其  
神是則誠之所在神之所在也神之於人陰陽表裏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精誠懇告則感通之妙未有  
不洞貫默達於神府矣曲沃古晉之邦畿土厚俗淳  
民易從化有堯舜之遺風號爲易治風俗之美有如  
此者永樂二十二年甲辰本縣有無藉頑民等衆糾  
合兇頑之徒不循禮法敗壞風俗阻滯縣事把持官  
府本縣主簿朱海山欲以法懲之不期反爲取害陰  
瘞其跡有此乖爲神人共怒宣德元年丙午鬼神陰  
遣發露其事朝廷差官前來着落本縣擒拿兇類各  
犯惧罪逃避本縣多方差人捕捉不獲計無可得於  
是本縣知縣解義縣丞劉穆主簿劉士恭典史賈真  
同吏典齋戒沐浴念慮精誠率領耆老人等焚牒文  
再三祈禱於本縣 城隍顯佑伯之神既而不數日  
各犯前後自來投首而言我等俱欲遠去千里之外  
更改姓名潛脫其罪不期到於深山中只見官軍兵  
馬四面圍繞心膽震惧如在羅網之內不得逃走遠  
去是以就罪因此之故得知 城隍之神威靈顯應

之驗有如此者閭邑之人聞之肅然益加敬畏不敢  
非爲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民心感激風俗  
如昔是皆神靈威勸有以致之豈爲小補哉知縣解  
義等興感於懷愈誠愈敬謹脩牲醴致祭以謝 神  
貺命予誌其事于石將垂永久夫格神靈獲顯應誠  
意交孚感通之理豈偶然哉書不云乎鬼神無常享  
享于克誠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凡事神治民者尚鑒  
於茲

重修廟學記教諭吳佐撰

城隍廟碑記教諭吳佐撰

建關王廟記邑侯咸寧劉璣撰

重修后土廟碑記進士洛陽喬縉撰○合四海之內  
物之極大莫若地茫茫下土禹敷是疆淮南子曰禹  
命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  
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  
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既大且廣寧無神以爲之宰制  
蓋必有極尊之神從而主之以統御焉曲沃晉邑也  
有廟曰后土無乃司地之神與赤松子曰天雖高其  
應在下后土雖遠其應在上世畧曰后土乃天地初  
判黃土也故魏詔亦云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月

令中央土其神后土命名以神稱曰聖母鄉音在天下然天子之社神曰后土諸侯而下之社神亦曰后土通乎上下以故沃亦有廟弘治甲申寢以頽敝闔邑耆民呂興衛霑等葺之即舊貫之架獲撤而新之殿庭穆如門廡靜謐塗墍丹雘瑩輝輪奐象設有嚴可  
以展祈報而格神休矣

重修晉世子廟碑少保尚書邑人李浩撰

增修學舍記員外郎翼城王泰撰

重修舊城雉堞記少保尚書邑人李浩撰。曲沃土堅而厚池深而險然歲久就湮時平人玩故正德辛

未羣盜竊發掠城之西北而過幸而未至至則無備必矣民於是咸思修葺爲先事之圖焉又城之雉堞舊飭以灰旋剝徃徃上官閱視有司必糾其里甲辦納其合用者里甲歛於民蓋一歲之間若此者四五焉令不勝其煩民於是乎擾矣甲戌冬進士葛侯始視篆首訪其爲民害者除之繼乃興其利吾民者豪猾斂迹百廢並舉越半載信立民孚爰及於茲乃曰城者所以成民也令者所以守城也令失守則怠民非城則攜怠與攜國之患也君子不取焉且重獲戾其何以長民故聖王爲城廓以防患設刑政以齊民

懼携怠也尚承其後者而弗城弗守違道悖法孰甚  
焉乃於是計其所費總其所入人出磚若干據合得  
所百餘萬民忻然而輸不以爲困其役之也每七人  
而取一役占優免者不與焉計月餘始一再役民不  
爲勞由是咸曰城吾圉也勞吾侯撫巡而慰來之有  
不竭股肱以趨事堅其板築勤其斧斤怠緩玩愒者  
相與擯擠咀呪之無容身焉不日告成所謂悅以先  
民民忘其勞者侯有之乃又益更舖角樓以巡瞭樹  
重屋以具瞻節財用以崇儉示敦朴以杜靡責人以  
司出納者示不私於已也費不取於帑藏者懲侵渙  
之弊也役之以冬初者懼妨農也城之門曰拱極不  
忘敬也曰迎暉殫忠蓋也曰覽翠表其鎮也曰望汾  
昭其通融無滯也忠敬不失智通於事可以爲民之  
鎮矣侯之政於是乎善沃之民於是乎歸也夫城既  
成之矣而斷不可無所以成之者無所以成之則城  
不成有所以成之斯成其城傳曰衆心成城子輿氏  
曰地利不如人和而尹鐸守晉陽則又專事保障然  
其所謂保障所謂人和所謂衆心庶幾其所以成之  
意也是故結之以仁裁之以義守之以信待之以誠  
眷之於平時而用之於倉卒教之以百年而用之以

一日脫有如前此之竊發者驅而與之攻守又何患  
焉侯能城矣又盡其所以成矣然其成城之名實獲  
知於上官而見推於銓部予懼其不能久於政而為  
斯民留也

重修黃帝廟碑記知州邑人因綱撰

重修文廟賢像祭器記教諭魏文政撰

創建景明石橋碑記少保尚書邑人李浩撰○曲沃  
城東南一舍許有山曰景明山卽金山之支也峰巒  
萃聳透邈嶙峋其南曰沸泉出絳縣平地出泉谷湯  
沸然合流成派故里人隨其高下之勢襟治水磨水

碓大小輻輳幾千數焉泉汨汨循峽流至嶺口則流  
然下注散渙澎湃聲若萬雷盎盎如春泠泠如秋濯  
纓洗耳蠲滌慮遠視之則玉虹高掛簾櫳下垂也  
其旁蒼松怪石榭榭參差殆不可狀泉至此益衆流  
至此益洪矣當夏秋之交驟雨時至市井村墟販夫  
販婦往來於此者咸病之舊有木橋橋上有重廊歷  
年滋久風雨飄飄腐敗淪沒里人輩乃圖經久撤其  
木以石甃之長若干廣若干其上則欄杆雕刻丹堊  
燦然經始於正德辛巳落成於嘉靖乙酉功旣訖工  
乃請予爲記余性癖好山水嘗游江南及上都之香



山玉泉其寺宇軒昂亭榭偉麗過此遠甚至於山水  
明秀幽僻清爽不假脩飾而渾然天成殊不及此每  
春與二三同志游賞其地至則披嶮岩頰飛流夾岍  
桃花隔林鳥語未嘗不放歌長嘯縱酒賦詩信宿而  
不知倦也茲橋又適成爲風景之助余將結屋山下  
决渠引水灌花植竹徜徉容與於其間則茲橋也茲  
山也日夕相對爲吾之交拜朋徒已因其請也樂爲  
之記

重脩城隍廟碑記順天府丞邑人李鏞撰

重脩河神廟碑記順天府丞邑人李鏞撰

建關王廟獻殿碑記邑侯順天葛禕撰

黃帝廟碑記邑侯上谷岳倫撰○史外紀曰黃帝姓  
公孫諱軒轅有熊國君之子也易傳曰庖犧氏沒神  
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黃帝時天尙麗噩  
人文未熙世無顯傳時時見於管敬仲莊周列禦寇  
稱說孔穎達謂管子非本書莊列寓言復誕謾無徵  
惟漢史遷謂帝德帝繫爲近古按黃帝生而神靈長  
而聰明時炎帝侵諸侯蚩尤爲烈帝修德治兵敗炎  
帝擒殺蚩尤諸侯推之王應土德之瑞受河圖之文  
仰星度之象肇天官之書探五行之情占斗綱之秘

作支干測曆景造算數候律呂昭之章服濟之舟車  
畫之疆野分之州帥統之都邑續續紘紘文物漸炳  
蓋基唐堯之遠猷啓虞氏之鴻贊爲三才之備王萬  
代之憲后也蒲坂之間爲古帝王都會有黃帝堯舜  
之風長老尙能折其處故俗多帝之廟土人知崇之  
而闡於道祀之而闡於禮世衰德隱宗尙神誕不亦  
傷哉倫也天子賤臣出知是邑顧瞻圮敞中心如焚  
爰命群工就茲宏煥亦知遘至德之素雅乖太始之  
朴灑然而仰遐邇之茲休起未季之儀式斯未之或  
過也

張侯修城記順天府永邑人李鏞撰

重修儒學記教諭韓以孚撰

憲使趙公澤民記邑侯肥鄉張學顏撰

郭公增修城隍記大理少卿邑人李承華撰

曲沃辯通判邑人李廷寶撰○辯曰今之沃卽桓叔  
所封之沃也彼司馬貞之注史記顏師古之注漢書  
林堯叟之注春秋皆以爲卽今河東聞喜縣然乎不  
然乎漢書作於班固左傳註於杜預未聞其有是說  
也獨范曄之作西漢書地理志而曰聞喜本曲沃三  
子不察而遂云然而其實則曲沃非聞喜也或曰予

以三子之說爲不然有據邪曰有據也攷之於詩稽之左傳其可証者有三焉詩唐風揚之水之篇曰從子于沃從子于鵠解之者曰沃曲沃也鵠曲沃邑也今沃南十里有安鵠村卽古之鵠也此其可証者一也左傳晉獻公二十一年太子申生奔新城以其新爲太子城曲沃故謂之新城今曲沃關城之內晉恭世子有祠祠後有墓其來最古沃之北七里又有太子灘其傳最遠若今之聞喜則皆無此矣此其可証者二也魯成公六年晉人謀去故絳韓獻子曰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今澮水在沃南二里汾水在沃西一十八里故通考以曲沃爲春秋時晉所都新田之地若今之聞喜則去汾澮也遠矣此其可証者三也或曰必若此言則漢武帝聞南越破改聞喜之言亦不足信乎予考之一統志云曲沃秦改爲左邑漢武帝經左邑之桐鄉聞破南越因置聞喜縣今桐鄉在沃之西南四十五里由是觀之則漢之聞喜當在今沃境之內至其後始遷於涑水之南爲今之聞喜耳今數子以古之曲沃爲今之聞喜也不亦誤邪噫不特此也師古又謂故曲沃晉武公自晉陽徙此晉書亦傳襲之而弗察其謬而

不知自晉陽徙曲沃者晉成侯也又五世而至穆侯  
則徙於絳又二世而至昭侯則徙於翼昭侯封桓叔  
於曲沃又二世而至武公則滅翼又一世而至獻公  
則徙於絳又六世而至景公則徙於新田今以武公  
為徙曲沃也則又差之遠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予因數子之誤作曲沃辯

續曲沃辯同知邑人李日煦撰

恩賜紫金山記員外郎邑人呂乾健撰 曲沃南數  
里許有紫金山峰高嶮峻為邑巨屏山間一區林叢  
可廬泉甘草美蔚然清秀遙望之有蓬島仙居之望

俗傳郝氏山按元末時邑西關廂郝公修邑中築于  
茲耽玩山林怡情翰墨丙辰以明經擢天下第一尋  
授戶科給事申犯顏諫諍無忝骨體且慈祥樂施至  
以常俸賑給軍士時都下皇城役作公與督馬民苦  
無水徃徃有至死者公求羅鎮撫被叱將自縊忽上  
徵行詰公公以鎮撫事對上怒命公為刑部監斬官  
而剿鎮撫役民萬億得水而濟者公之力也後官至  
刑部即中年老乞骸骨免歸負囊步履道路間關觀  
者苦之而公怡如畧不介意上疑其有私詔回驗之  
止携俸金一錠而已既放復驗則前金稍減矣詰之

則曰爲旬月路費故也上悅曰真廉官也乃以操持  
清介明刑弼教褒焉隨賜公所居紫金山其山東至  
大水峪西至照殿峪南至石門界溝北至沙坡爲公  
養老計且令子孫世守之歲賦其稅五斗焉噫嘻國  
法森嚴群臣多以奸貪被斥獨公忠廉故荷眷殊深  
萬曆辛巳歲邑令沈公承均田命丈及此詢賜山之  
由矍然曰君命不可違公德不可晦也卽給印符於  
其後蓋爲異時貪暴者虞耳故立石以記之  
均田記邑侯大梁沈時叙撰  
存夫子遺像告文邑侯扶溝何出光撰

申生祠正祀公文碑邑侯扶溝何出光撰

賈烈婦傳邑侯扶溝何出光撰

寅賓館記邑侯扶溝何出光撰

曲沃公需考成碑記邑侯扶溝何出光撰

重修儒學記叅政邑人李日強撰

水利遵守碑邑侯臨清柳佐撰

沃泉分水記邑侯關西蒯諫撰

創建侯馬鎮澮水橋記戶部尚書蒲坂楊俊民撰

重修儒學碑記吏部侍郎邑人李尚思撰

侯公去思碑記禮部尚書邑人李浩撰

李公去思碑記御史邑人李鏞撰

楚公去思碑記御史邑人李鏞撰

養齋郭公德政碑記大理少卿邑人李承華撰

小林楊公去思碑記大理少卿邑人李承華撰

中寰何公去思碑記吏部侍郎邑人李尚思撰

賡虞柳公去思碑記副使邑人李承志撰

德州楊公去思碑記吏部侍郎邑人李尚思撰

愚公亭記邑侯雍丘趙彥復撰

上蔡知縣來第許公傳邑人衛蒿撰

孝子李案傳邑人衛蒿撰

祝辭

軒轅黃帝廟

邑侯張學顏撰

惟天惠民匪聖弗洩聖人代天惟帝為烈三皇有作

匪帝曷終唐虞撫夏匪帝曷宗德合上下恩配生成

喬山沃野萬古遺踪肅陳秩祀用達微誠嗚呼列太

山以為牲酌黃河以為醴亦奚足以報帝之功而獨

惓惓於一奠者憶鼎湖之升雖遠幸衣被之澤常新

睽白雲於寥廓疑乘龍以來歆

申生祠

邑侯何出光撰

維君周武之支晉君之貳孝德世求遭家之季驪蠱

內訌惟君是忌居守新都東山有事祀母歸釐蠹蠹  
奚自譖起禍興君也曷避死孝死忠成仁成志慷慨  
從容懿德克備千古綱常惟君是寄生氣英英猶存  
此地修我蒸嘗萬年無既庶其顧茲惟民是庇

司獄高陽士師

明刑弼教佐治虞廷惟明克允垂我大經維平維恕  
期于無刑仰報明德祀典既馨

鄴侯蕭公

刀筆佐漢約法三章典型百代綱紀萬方惟茲羣吏  
永範不忘仰報明德祀事孔將

八蜡廟

田工肇修佐我耕鑿土返于宅水歸其壑豕鼠迹跡  
昆虫不害末報神功鑿茲用禴

土地馬王

戊巳效靈星日呈異奠我元齋保我騏驎室宇既寧  
馳驅旣利仰報神功敬修常事

旗纛神

三軍耳目正堂堂指揮大定功勳大常永賴神力  
我武惟揚其等欽承 上命守此一方敬修祀事靖  
我封疆

名宦

受符沃土繕治植民經時化洽禮讓還淳農熙士慕  
彌久彌新祀遵令甲鑒此明禋

鄉賢

光嶽間氣沃土呈祥修能質行光我家邦永垂懿矩  
濟美傳芳崇功報德載在典章庶其顧茲父母之鄉

莊簡公祠

喬金毓秀汾滄孕祥天植忠孝德比圭璋魏科蚤奮  
登庸廟廊股肱喉舌翊戴先皇位隆北斗敷歷贊襄  
乃遜碩履譽重一方化洽間里表正鄉邦式穀昌後  
接武聯芳鴻勳懋德彌久彌光敬申崇報酒列殺  
令甲攸存奕世不忘英靈不昧來歆故鄉

國朝

碑記

創建曲沃會館碑記

古燕高爾儼撰 大學士

膠侯固所稱天下士也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  
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  
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膠侯交遍天下所與游皆當世  
名流薦紳先生之賢者與夫王公大人勳祿世戚之  
家靡不交好而心折者膠侯意氣卓犖重然諾輕財



好施予能周人之厄恤人之急太史公曰緩急人所  
時有也太史公以救李陵獲罪傷當時無任俠之徒  
脫公於難者故其言感激鬱積叙述朱家劇孟郭解  
之爲人而高其行雖未盡合於聖人之道然而其志  
有足悲者余慕重大史公之人而每念古今人有生  
不同時之感太史公而不膠侯值也則膠侯之爲人  
亦大畧可識已范蠡越之謀臣也功高滅吳蹈五湖  
以去張良始終爲韓輔高帝滅項氏報韓而卒從赤  
松子遊此二君者非世之所謂任俠間者耶夫無俠  
之名而同其實或身爲卿相或發爲忠義是不一轍  
也魯仲連所稱天下之士爲人排難解紛而無取也  
蕩然肆志而不詘於諸侯太史公爲別立傳顧獨取  
於布衣之俠如朱家劇孟郭解之徒而亟稱之其意  
取於不愛其軀趙人之急甚於己私爲士窮窘而得  
委命也然亦豈得爲論俠之合者耶膠侯仗劍從戎  
立功闔外身致貴顯矣乃益折節交士君子士君子  
亦樂從之遊說者以爲有孟嘗平原之風曲沃舊無  
館凡公車仕宦之至於京師者莫適爲居停君慨然  
捐數千緡庀材鳩工四閱月而告成門楹棟宇丹雘  
一新蓋君之慷慨樂施出於天性琳宮梵宇咸借君

力誌君德美焉則此創建會館之數千緡者在君爲尋常事耳而曲沃之人士流者如歸焉使一鄉一國之士皆有所矜式淳者之不至於澆而信義者之彬彬日進於大雅也將君之功在世教又豈僅如史氏所云布衣任俠間巷慕義之士云爾哉膠庠賈君諱漢復曲沃人維時篆額則左都御史趙開心書丹則右都御史戴明說全校則少卿衛周胤王含光給事中陰潤王廷諫御史張慎學吏部郎中岑大學士衛周祚重脩學宮並創建文昌閣碑記

邑人衛周胤撰侍郎

予起家理浙婺日承臺察意旨得觀各郡邑風其大勢全盛每聚於學宮武林學在鳳凰山右龍山據首西湖蟠腹天竺聳膺東山臨背天下大都會學亦因之以弘厥嘉禾學在瓶山左左杭右蘇負海控湖大海環東南震澤滙西北天下大佳麗學亦附之以秀媚霄川學在鵠山右雄於楚閩南國之奧山水清遠江外佳郡天下大具區學亦因之以韶粹匪但山光水性結爲才藪寔有樓閣迥峙於天表文昌嶙峋於雲中以故元魁蟾聯科第絡繹浙之名勝已繫三郡卽有堪輿家瞻其盛強亦莫能口予沃延袤褊隘素

爲晉巖邑其間山水形勝城郭人民稠疊明秀不爲  
堪輿家所妄非况公孤卿貳庶司百尹挺生接踵亦  
不下於武林嘉禾雪川等邑者乎又况後生俊髦握  
靈蛇樹赤幟挺出以應風會者尤難悉數者乎說者  
曰前有金山後有喬麓河汾流其左澮水繞其面風  
水鼓盪代有偉人吾爲不盡於此亦知學內東隅古  
有文昌祠或有以啟其靈而萃其才也日因堪輿家  
曰文昌宜樓居咸議曰沃才鼎盛神居過隘盍謀建  
樓位神四虛之地大闢其風氣令人才旁暢不更舍  
乎廣文偕諸生進質邑大夫劉公公曰可紳衿百姓  
咸輸資以襄厥事閱歲樓告成神得憑依一新位置  
大夫執爵而言曰若地文風變蕃藉庇神靈俾通籍  
者以金閨暢素學後來者以玉筍陟清班廣文亦酌  
而祝曰斯學文章有基藉庇神力日課者風雲月露  
盪其胸公試者雲漢山川佐其筆堪輿又酌而祝曰  
未建樓以前漢唐晉宋名公輩出金元暨明英才崛  
起况茲樓巍煥於彤雲麗日彪炳於德產輿區迎嘯  
吸之始受滌迴之端元魁纏綿科第隆盛將與武林  
等學鼎峙南北予昔見浙之樓閣崇宏再見沃之人  
文競爽也諸士自此懋勉弗遑慨宏道義大進功名

沃史 卷之二十一 四十二  
於是沃土之士咸知廣文與大夫相與以有成也無負大夫先生廣文建樓之意斯全美矣茲值奉旨重修 聖廟輪奐聿新並明倫堂饒有起色一時與樓閣巍焉煥焉觀者莫不興起燦爛預卜文章麟炳也予綴筆而志不朽盛事者意亦如此云

新建興濟茶庵碑記 邑人衛周祚撰 大學士

邑東南距城六七里有河曰交以沸與澮至斯合注故曰交也河之上有長坂衢連垣絳爲商販經由之塗湍流浩漫艸木藂莽每暑日嚴冬遊人憇息於此望般若湯一滴不啻甘露昔人茅屋數椽僅庇風雨

汲泉飲渴粗了功德有佛象巍然位置東厓嗣後蒼鼠窟瓦殘僧鮮剩前歲善知識等痛念荒圯遂簡請有德者闢上人建錫馬余因滄桑之變避居山阿頻過僧舍語闕上人曰胡弗以崩岩之佛莊嚴於此上人曰斯余志也力弗逮焉耳及後邑城安堵余因謀諸衆善知識俾居士李懿等構就大佛殿三楹一日同無疑雲洲二禪師經營規制二禪師曰佛必以西殿爲正因地勢也前建齋馱尊者殿並茶舍殿後建準提閣斯云備矣余曰善佛居於西準提建於後齋馱茶舍庇於前功成日階楮布列甍翼參差梵聲悠

揚於蘭若法幢飄飄於鷲嶺俾沃之人見者聞者都  
作是緣豈不美哉第二三善知識志有餘而力難獨  
擎奚以合尖師與上人曰佛菩薩功德豈與衆人共  
之庵曰興濟濟衆也興以濟衆先以衆濟余遂合掌  
恭敬而白之衆曰世間一切法雖云如夢幻而無作  
福根胡以登彼岸如來拯人患尚以身命施而况諸  
塔廟莊嚴忿佛土佛所在之地諸神咸呵護一切諸苦  
難有佛即消滅有人菩提心光明悉徧知樂拖即善  
果妙不可思議世間刀兵劫兼之饑饉厄孽緣自己  
作故有諸般苦胡不自懺省回向於佛道滄海之一  
滴亦是彼功德福者所作事慧亦從茲入告彼慳吝  
者聰明笑余癡若遇大知識聞者不唐捐

石園志畧

陽城白胤謙撰尚書

余以繫官爽鳩弗克解組歸里兀坐歸庸齋遠眺羲  
風樓對月而嘯據梧而吟以少庸吾不材之身蓋山  
水沁胸嘗書家樂天池上篇之後樂天醉吟傳曰忽  
忽不知吾爲誰也安得以一卷冰雪栩栩故里之山  
水而悟性命之微詮一日膠侯友捉臂曰嚴君性耽  
山水邑之東南景明山冥洞殊秀懸崖千尺瀑布直  
矗匡廬之康王谷古云甲天下方吾邑之瀑未足多

也瀑布之下昔有園嚴君構之將爲菟裘請詩爲文以志不泯余方以七要省身改過自箴敢以三寸靈蛇而馳騁肆辨於墨汁竊念天下之至理盡寄之於名物山水其最彰著者也吾師孔子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之旨宋子謂有似於山故樂山有似於水故樂水太翁先生之耽此也蓋亦有得於山水之似與山水之效爲樂壽吾知先生必以山水受旨奉而享大年矣石橋卧渡園扉南開進園爲白雲洞下有石罅迤身而入忽然一天綠紛蔽雲障日紅浪白塵迥別人世耳園內之一亭一樓一池一磯雪之霽月之白一暗千峰煙拂萬樹縷縷悉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如吾家樂天之撰草堂時也嗚乎余知先生之遠旨矣嘗以書復魏環溪曰登華山者騎不得馬坐不得兜子步步要從脚跟履過先生賦性曠邈修幹偉質至於髦年入道彌堅向非樂山水以証道何耽情肆志而不已也今日者仰觀山色俯聽水聲無地不可移吾情矣若吾膠侯友節鉞中州黑頭作公堂上華髮不須鳩杖他時歸娛石園之中猥因春酒延雙壽笑着斑衣領衆孫是又以景明山水樂而壽矣予何靳撰此志也太翁先生諱生芝號瑞石

以子貴封光祿大夫云

遊景明園記

邑人賈漢復撰尚書

沃東南二十里白水之隈有園十畝南崖瀑布當戶而立沃景區八胥以景明飛流爲第一云先光祿公性矢林泉樂是園而構之與宗少文山水之愛同余少時曾遊此園迄今追憶不能盡得其槩迨興朝定鼎拮据從王丁酉冬奉命簡撫中州送親歸里皇皇以王事在躬未及匝旬卽束裝抵任弗敢耽情山水遨遊茲園繼撫三秦值嚴慈賓天苦塊之際惟有哀毀治喪甫畢遂馳驅渡河兩次過里俱未遑

爰於景明山水之間戊申夏奉

旨還朝候補道經

家園拜掃之餘始同薦紳親友輩入景明山莊追踪先光祿公杖履余甥席子蓋亦先體我心圯者扶墮者易圩之堦之丹碧之煥然一新甫入園掃天綠粉拂地清霜彷彿懷素之綠天廳三楹下榻少憇擗新泉煮建茗習習風生何必玉川氏之七椀也翌日躡危磴宿雲龕如拳圓嶠園中怪石無踰於此石爲雲根知其必來宿也上石樓余手顏曰觀瀾將欲以砥此瀾歟須臾泛小舫過水亭環流如帶古木參差周俟容齋以水月贈之余漫賦云有水皆涵月無山不

帶雲初不計句之工與拙也自是每集賓客飛筆亭  
上聽柳岸鶯聲也塘蛙鳴有穆然天際之想凡我同  
儕筮肯來遊載酒開讌談咲於飛霖堂中凝眸半晌  
因思水自流而山自靜又題曰靜庵山房未幾散步  
如月亭中翠竹流蔭蒼石繞砌自念人生聚散安得  
團圓如此亭哉杏花坪釣魚磯白雲洞或以茗戰或  
以手語酒對之而冽香浮之而遠皆不可以虛過唐  
子畏曰一上一上余將欲窮吾目也無如松壇松壇  
之上古松五株盤屈虬龍濤撼千仞謾謾清風耐余  
遠想每雲破月來不禁十日坐卧平田抱流空曠無

際三十年來宦海浮沉今日如在雲霞大半始獲夙  
願也出園門眺南山青翠過石橋入林遂攜知己坐  
飲飛流之下炎暑灼人一天雨色釀寒不冬而體起  
栗頃之逃禪於龍巖之古洞流覽風絃之荒岡沸泉  
息心玉峽鏡世凡園以外光怪陸離無不可爲余奚  
囊中物也因誌顛末以爲遊觀之盛云爾是爲記

尚書賈公創建義學捐俸置業碑記

莆田周 鉞撰 邑侯

教化之隆視乎人文人文之盛視乎名公大人培養  
滋植以爲作興鼓舞之藉而後人文丕變教化醇隆



蒸蒸然有三古之風焉沃邑宿號材藪余甫蒞茲土  
卽進多士而課業焉披其文雲蒸霞變睹其儀翩翩  
雄舉未嘗不擊節曰濟濟多士何勃蔚如是也意必  
有名公大人者作興鼓舞以底此乎及悉義學冊約  
乃知人文勃蔚得力於大中丞老大人賈公居多公  
以輔弼名宿藉撫方域當其澤沛中州八郡之人文  
一變繼育秦材三輔之人文又變嘉意斯文殆不僅  
梓里之賢已也而梓里之沐其培養被其滋植尤鉅  
且厚當義學之建於太翁老大人也已屬曠古盛典  
卽公繼志述事輸金營息一以佐會文一以助省弗

司事者循約率行亦可謂不負先志漑沃士心矣而  
朏懇之志究有未已因思稱量子息恐難經久復捐  
俸增數置產取租掌記者無營運之勞支貸者免抱  
欠之弊一日而百年百年而奕世至是而永善厥後  
矣噫士生三代處而爲敦倫之儒出而爲楨幹之材  
不徙其業不易其守者以其世祿子弟穀之於旣富  
而并授之家亦能不以所累妨其入道之心眷士之  
典自古有然今公創之於前承之於後且善其經久  
之計將古昔盛時所謂興學育材良法美意不過是  
也自是而培愈深眷愈厚諸士爭相磨礪俾德日新

業日廣不負國家選造之典胥於焉賴之矧後賢聞風繼美馴效靡窮公之義倡固傳不朽而人文教化胥臻極隆亦安在非守土者之慶也茲因壽諸貞珉錄實而為之記至其租之數產之坐向置之年月日不俾瑣細勒備考核如左

尚書賈公創建義學捐俸置業又記

莆田周

鉞撰

邑侯

沃故人才區也迨我朝以威武定天下武備之選較前代而尤隆一時士子嫻孫吳而講韜畧者濟濟焉然使無名公碩卿為之培植恐以不振予承

命蒞茲土念

天朝育材之典即思較射課業欲稍

為培植如力弗逮何乃大中丞老大人賈公已慮之審矣於建立義學外尤思篤厚武衿倍加鼓勵遂捐俸百金謀及武庠士席君諱居正仇君諱高秦君諱大武翺君諱持世等協同隍廟公直輩王教劉之俊李錫奇李梁陞於城北門內街東置買舖面三間內各有厦房一間俾取其賃資聚及三年給大比費休哉何其愛武士之深惠武士之至自公而外未數數見也夫處尊顯而擁富厚者世不乏人苟非情之所篤即欲捐毫末示忿渥猶且難之安有割不貲之金

養肆武之士不惟勗之一日而且鼓以百年如公者哉或曰好義樂施公之性有然况沃武士尤桑梓間子弟也庸得不厯其慮乎予曰公之心非獨爲桑梓計夫養武士以安天下者天子之心也代天子養武工安天下者元老心也今國家開疆括土實資桓桓糾糾之臣故武士不可一日不養也而公則撫然思曰科目之典若是其慤也安得不量力恤士以貽天子憂爰以方召之畧膺綸分陝推施於化下者推及於鄉凡所建置無不具有遠大之模是舉也尤爲朝廷儲將相之材爲奕世預干城之選元

老用心誠非尋常可比者如曰好義樂施僅念桑梓間子弟也則亦淺之乎知公矣謹伐石誌槩俾武士知所自勵以無負公培植意固無負朝廷科目之典如是而予與士子較射課業不藉有餘光也哉

重修晉恭世子祠碑記

邑人衛周胤撰侍郎

夫人有不獲快心胸於當時享休名於後世尤有生不能見信於父母偏能垂譽於愚氓則將畧當時而冀後世懟父母而慰愚氓天生賢人徒以名求勝乎哉名固非至人所期而正氣照耀與日星河嶽同悠

久雖不貴名而至名實歸之名歸矣恐終非至人所  
安卽世遠代更誰不過墟生哀過廟生敬或則廟貌  
藁莽俎豆荒蕪莫可解於天性使見與聞者神情慘  
動慨慕逾深斯其故則又何也孝爲天經祀爲正典  
世道人心於斯係焉矣嘗見牛鬼蛇神奇異靈怪偏  
惑鄉愚之耳目焚鼎絡繹牲醴滿前惟神關乎正氣  
淡漠等於無文邝布不知儒生莫問此晉世子廟棟  
傾甍飛有由來也曲沃古新城世子自經於曲沃塚  
在城內西隅後人重孝而廟焉蓋欲立廟而教孝也  
當獻公錫以偏衣玉玦命世子將一軍識者知其將

廢立卽世子亦知不免於禍卒不忍拂驪姬傷獻公  
之心被以惡名人誰內我與君王老矣數語世子自  
分一死以自靖歷嘗艱危而終如其意之所矢嗚呼  
世子之孝而曰恭恭非孝之常也何也恭則順順則  
死死則誼盡而心快斯又世子不死而生者也使世  
子不守蒲而守屈逾垣拒兵未必卽名不孝但謂之  
恭則未也不謂之恭而欲播芳名垂久遠其將能乎  
或曰世子死孝固矣殺身以暴父過將奈何曰獻公  
耄且賸在驪姬愚弄之中向使齊姜不死世子左右  
就養獻公愛世子豈簡於愛奚齊惟驪姬異謀險計

必欲殺世子而後已構讒巧中世子呼天無淚飲血  
欲絕若使世子所遭順適少忤又何從彪炳其孝道  
異常卽謂世子之孝天生驪姬以成之也亦無不可  
雖然設遇驪姬而不信其夢齊姜之言卽信夢齊姜  
而能辨曲沃之胙地墳犬斃而起獻公致毒之疑教  
辭誘逃而從士蔦或人之計驪姬雖狡能操戈相向  
立置世子於死所乎而非也驪姬逆料獻公之必怒  
申生申生之必隱忍不言故有以積其厚毒而期其  
必濟也此世子之死而孝孝而恭焉者也由今觀之  
父亦有昏迷於婦言是用母亦有貽害于一父之子  
而未必盡如獻公之欲廢立驪姬之能變亂爲其子  
者順父意旨受母抑掄甘心一死卒無一言以自明  
斯豈非古今爲絕德如世子者有二乎哉令人瞻拜  
荒祠不能不生敬慕之心也今我侯宰沃七閩躬敬  
神和民目繫世子廟風雨雝落從諸衿請議更新之  
庶令世子重開生面於當日創祠教孝之意得復觀  
乎士民欣喜願鳩工集事豈非後世更榮於當時愚  
氓倍信於父母乎哉以正氣所在彌遠而莫能忘也  
世子豈樂於名而爲後人表彰者乎

創建準提庵碑記

邑人賈漢復撰 尚書

準提菩薩者感無不應禱無不獲即影響之於形聲  
莫速於此矣少師聞石衛公嘗與我言於初門郡邑  
皆有祠廟而沃獨闕焉豈所以妥神靈而持戒律耶  
乃旋里未及經營而還 朝其志殊未慰也今以準  
提大有益於我沃卜本縣上升門外之真武廟後創  
起神庵厥位乾隅厥地爽塏厥址宏濶厥工浩大誠  
不以湫隘卑陋者褻神明而巍峩赫奕壯廟貌而聳  
觀瞻與我通邑共凜齋承以惠徼靈貺然置基建殿  
崇費五百金有奇矣而功猶未半非藉衆力何以聿  
觀厥成也且福善禍淫天有顯道爲善去惡人有同  
情又焉敢不徧告我各里親友使得共由敬神之  
共成盛舉乎今鄉紳另冊捐助矣凡我鄉親互相勸  
勉各盡悃誠不拘數之多寡幸勿攤派相強庶功成  
不日名勒千秋是亦聞石公之志也夫舉善事而不  
化導大衆者私也聊畧粗備以稱完美者苟也聞勸  
誘之殷而漠不動者愚也有慕善之意而趨赴不勇  
者弱也私與苟之失吾知免夫其蔽於愚弱也者必  
無好善之情者也必無敬神之志者也吾又知夫必  
不然矣然則斯募也將有不待吾言之畢而不應環  
至者蓋深諒夫親友爲善之同情而不敢私爲一家

之事也是爲記

創建交里石橋碑記 邑人衛周祚撰 大學士

沃幅頓百里西距汾南距澮據水之利者七八而害亦半維澮流西南長虹跨峙是曰僕馬橋始于闡氏鏤化而千百世其功矣議者曰汾不可梁也而舟楫之澮不可舟楫也而梁之斯沃人之智也今觀於汾艤艇往來渡者敗者如塗矣觀於澮之西南磐石堅固車馬冠蓋如織矣嗚乎其利若彼又觀於沃之東南曰交里以景明沸水與澮交也河距城不過八里逞時楊柳初發清泯可弄斷斷者寒裳而過

泛濫盈谷而漲於是夫浩淼無涯咸望洋而歎矣獲者不能歸負敗者不能渡冠蓋遲於涓車馬逗於野嗚乎其害又若此也議者又曰非沃之智不及此連歲兵戈滿眼仇儻載道勢將有所不能且昔時孝廉李君君士李龍襄則爲之而不果何也蓋邑侯尼於小人之說者一阻於曷而不仁者又一也且也非沃之智不及此而垣絳之智亦疎請更進而言之如沃之巨室富翁膏腴良田皆在東隅世世享用全賴茲土東南鄉之粟帛物力唯此一途舍此更無他之斯橋梁之須所不必言至於垣絳職官由之賦役由

之一切實興商貨咸由之故曰沃之利實垣絳之利也則又有仁濟之說也脩寺建浮屠爲崇功德脩橋垣行世之方便未有如是苟有能行之者安論其在人我之地也耶本邑任君敬齋奇齋於己秋來京師慷慨擔荷真有愚公移山之志想同志者都爲之瞿然是以不禁長跪而爲之記

尚書賈公創建義學碑記

邑人王大作撰 知縣

今上龍飛之夏五巡撫關中大司馬賈公過里而溥恩施首嘉惠於學校意在培植人材爲 新天子

積幹之選其於大臣爲國養賢之典與鄉先生獎掖後學之義胥爲得之先是封君太翁建立義學爲造士地公至是輸金成夫先志而實用始彰爰是手爲條約付所謂公直者徵息供用爲久遠計其著之令者二一日佐會文需一日助省試費洵益前人所未備爲後來之起興者哉而曉諭司事俾遵成命者則以屬之邑侯李公諱普學師李公諱慶榮於是立窾於石俾官師世守之以母廢且怠意尤惓惓云於戲士生三代之際其需於學也久矣蓋自離經辨志之年必積而至於九歲然後考其成而升之司徒當是



時士皆優游於絃誦之爲樂不聞其有厭苦而思者何哉世祿之子弟穀之于既富而并授之家又不以其所累妨其所肄上之人所以培養而滋植之者不啻如蘿蒿之在大陵靡有不遂其生者故能一意專慮修先王之道以待用逮列于庶位則皆可用之材故詩人歌之曰芄芃械樸薪之槁之及教化既衰士徒以空名寄之膠序閒餼之也既無其具而用之也又不責其成故絃誦之相沿未有以悅其志而聲華勢利之習已起而鬪乎其心志視其學若旅人之東西次焉朝而入暮而思徙其幸而速徙者已不敢望

其如古之成材其不幸而不得徙者賢者固超然以自信而中材之士不能不與化移易沉抑之相迫而終寔之爲懟未有不折節於奔走而屑意於細務者由是於先王之道益以濶遠而儒者之術遂見誦於世此豈士之罪哉昔孔門聚徒三千稱庶乎屢空者惟顏氏子一人他如由賜之賢猶不免恡情於貨殖動色於陳蔡之郊雖聖人不能使之悅其道以無忤艷於世乃令後世之士無所藉而爲善不亦難乎今國家懸餼以待士之高等縣不得過二十人二十人之外皆所謂無所藉而爲善者三代既遠勢不能踵

授田之故而人給之需而培着滋植以無失先王之  
意以翊宣天子之教化則雖守土之官之所有事  
亦鄉先達之所互事以義興者也吾沃士朴俗愿四  
方聲華勢利之習亦無出入其境縫衣之徒貴執賤  
通號稱村茂頌分土既狹民亦勞止士之所以資其  
身者視之他縣計尤迫感吾深惧夫中材之無所藉  
焉將失其所以自信以不能無岐艷於世公之亟是  
也其將齊多才而掖之成與古者勵廉耻砥節義必  
於學宮是賴故漢著功令則廣學宮之路先焉公爲  
天子宣威布德興學育士被諸桑梓將廣厲之機於  
是乎在籍今由一邑而郡國而天下司土之吏先達  
之長咸則而效焉如以其力瞻其上之俊秀令士無  
失業成材輩興不啻如詩人所詠棫樸之盛則所裨  
於教化豈謏謏故哉時邑侯暨學師宣示德意圖永  
厥緒乃不以余不文而屬之記余得以第其事如此

景明園記

莆田周

鉞撰

紫金山東峰之飛流爲沃八景之一水北岸石橋東  
園爲飛流之八景之一山腰半折洞口橫開人代滄  
桑園林堙蕪光祿公胸有丘壑性帶烟霞畚礫鋤榛  
浚池藝樹盤礴婆娑其中者十年餘掃眉塵而結山

水之契與野老高禪說豐年於荳花棚下偉人勝地  
望之若僊大司寇陽城白東谷氏摘文鑄碣豎之樓  
下所以狀光祿公之高致與仲長公理之樂志司空  
表聖之紀竹何以異哉余以風塵俗吏從未能揖山  
靈而看瀑布今歲夏大司馬賈老大人奉命過里  
敬謂先壠告以孺慕濟勝之誠重開綠野載葺平原  
余始得命駕渡河問園局而愜素志焉故開放步十  
色雲華翫清溜而賞巖阿樂雖寰中趣逸天外時有  
會心便拈古今妙句寫之若夫浪怒濤驚迸霞飛雪  
則歌亂撾鼉鼓妖蛟舞倒捲銀山海日低幽房花影  
靜院苔紋則歌雨滋嫩綠鶯喉濕泥帶殘紅燕嘴香  
樓簷見月松磴流煙則歌風來蘋末移床受月就松  
陰選石凭澹碧晴空山光遙射則歌窻中早月當葉  
榻墻上青山入酒杯拊檻極目天垂野盡則歌風吹  
藤蔓迷樵徑水暗蘆花失釣船雅人高談四坐飛屑  
則歌杯盤瘦絮圖高士色語清微對遠山農談轅議  
較雨論晴則歌小聚數家青藹裏平坡千頃夕陽田  
水月亭上天際雲飛則歌活雲白繞亭邊樹流水鉉  
穿墻外河涼颺可人通體無暑則歌風清玉簟慵移  
枕月好珠簾懶上鈎至於野鷺任風閑鷗立水茶邊

品水琴畔調鶴曉坐荷簷夜眠竹閣聽山頭流水聲  
唯有歌振衣玉宇瓊樓上滌筆冰甌雪盃中而已噫  
觀大矣一游一衍豈閑景物追隨杖屨聊以佐大司  
馬繼志之盛云爾

招仙洞石井施茶碑記

邑人衛周胤撰 侍郎

佛以慈航渡世迷津世界污濁胥登樂土佛見人人  
皆可佛故以佛佛亾人且處處皆可佛故以佛佛事  
又且物物皆可佛故以佛佛心芥內可納須彌毫端  
足揖海水鹿苑鷲峰不在諸天而在近人 聖書始譯

貝葉初翻恒沙洋海水盡菩提令人慕善若涓何處  
能洛禪波招仙洞地西南蒲坂王司馬劬鑿路在通  
衢人多跋涉且天龍呵護羅刹守司負轂者肩任者  
携抱者困躓者騁者步者眼切望梅心懸飲水月洞  
作雙井涓滴便沾足矣對焉酌焉喻焉傾焉何必大  
千八部衆之聽四十九間之說威神力現婆羅門開  
五台高僧濟貴暨檀越李懿等作善首倡珠纓共結  
寶味同斟直爲指南之輓不但止啼之葉願宰官身  
居士輩優婆塞優婆夷不迷在昔之緣並結方來之  
果事事可佛人人可佛物物可佛施茶直渤海筭沙

與專渡淪胥相萬萬予不敢多也

重修濟溪聖母廟碑記

邑人衛周祚撰大學士

澮河之南一泉滄泓曰濟溪舊爲勝槩今亦湮沒其東北則聖母廟前有小厦五楹癸卯大雨皆毀余甲辰四月念日同諸友爲亡兒祈緣見其古瓦垂簷椽桷觸剝不覺悽然動神人興衰之感夫聖母之祠不知起於何時問諸土人其祈禱類有應者意者阜迴水滌地之靈故神之鍾祥亦爾耶抑或者別有靈爽神而不可知耶茲不具論獨是廟貌頽圯則一方之風氣必有缺陷况乎庀材不多衆力易舉苟能完此殿宇之事則南殿當續爲之又不能不望乎濟溪之樓矣

禁止兩河関稅牌示 邑人賈漢復撰尚書

爲關蠹濫稅之弊已除兩省商民之利可通特出示曉諭未爲遵守事照得関津抽稅原有古來定例其米麥襍糧柴薪乃民間日用之物從未有稅也本部院知之甚悉何物巡攔関蠹利欲薰心竟將兩河百姓炭易標糧槩行抽收或收多報少或將有作無入官無幾大半歸之私橐欺上病民莫此爲甚本部

院聞之不勝詫異隨行文司府嚴查不憚再三必欲窮源塞流爲兩省黃汾各口岸百姓除此一累行間又據兩河商民紛紛陳告業持積蠹蔣之蕃等各加懲創一面批令勒石一面咨明大部今於五月二十七日已准部咨永行禁革矣但此一案本部院費盡心力無非爲便民起見一片心事天日共鑒誠恐有不法之徒乘機作奸或指稱關稅使費科騙財物不幾以本部院爲商爲民之公心反爲奸人渙利之端耶爲此示仰各商民人等知悉如有前項奸徒借口免稅使用騙去錢財或巡攔人役仍索糧炭之稅銀者許卽據實陳告以憑立拏立還盡法懲究若隱忍不言或日後事發或別有訪聞與者受者一併重處必不寬恕須至告示者

嚴禁折車牌示

邑人賈漢復撰 尚書

爲嚴禁折車之弊以蘇民困事照得秦地俞被逾寇蹂躪民遭塗炭苦不堪言幸我 皇清定鼎經今二十餘載生聚教養雖哀鴻漸集而元氣猶未盡復所以本部院自蒞任以來飲冰茹蘗剔弊釐奸無一事不爲地方無一念不恤窮黎近聞滿洲換班需用車輛多則數百少則數十百姓努力供應或有車無牛

或有牛無車設處顧覓湊備盤費守候接送不啻刻  
肉醫瘡本部院稔悉民艱深爲軫恤詎意各家口跟  
役與隨送人役串通作崇上車有索下車有索又以  
數車所載並之一車餘車每輛折銀三四兩或五六  
兩不等稍不遂意鞭朴橫加此等情弊非獨秦省爲  
然卽晉地平汾太原一帶亦所不免茲蓋由於各州  
縣隱忍不報在滿洲正王不能覺察在將軍無由而  
知故若輩得意恣肆無忌耳但積弊相仍不知起自  
何年乳乳小民何處申訴真令人聞之髮指而不能  
自己也合行嚴禁爲此仰示各州縣官民人等知悉  
嗣後凡遇滿洲家口經過應用車輛務要照數應付  
不得違誤倘有仍前需索折車拷撻車戶者許卽據  
寔揭報本部院當卽會同將軍指名題叅若前站  
人役如敢仍前通同作崇拿來處死斷不姑容如爾  
官民隱不申報本部院查出與者受者一併從重治  
罪須至告示者

我沐幅幘遼闊兩驛衝繁八十里咸是大路每滿  
車一過百姓驚逃自尚書賈公嚴禁之後滿丁輯  
翼所過帖然信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亟錄之

崇興義學牌示

閩蒲周

鐵撰邑侯

爲崇興義學以廣文教事照得義學之設肇自 誥  
封光祿大夫賈培養士氣鼓舞來學誠有裨益於斯  
文不可一日少弛者也茲值大司馬賈奉 命還朝  
旋經梓里振繼述之洪模廣作人之雅化恢闢講堂  
添構書室本縣與有造士之責擬延本邑有道名儒  
衛諱蒿者學品兼隆允稱師範擇於本月吉日宏開  
絳帳凡城鄉俊秀有志讀書無資負笈者悉聽執經  
受業其社師膳修之需會文紙筆之費皆經大司馬  
捐金具備本縣亦用輸薄俸以襄厥事使諸士得以  
肅心攻苦則德行相資以日新文藝就正而加粹各  
宜勉共臻純脩以無負大司馬陶淑之盛心則本  
縣夙期化起菁莪將藉此樂爲鼓吹聿觀厥盛也須  
至示者

月課牌示

閩莆周 鉞撰 邑侯

爲月課事照得沃邑人文蔚起科名閎盛益其就將  
功深培養之有素耳即今大司馬賈義學之設會文  
有資料錄有贈正恐妨入道之心而謀攻書之具作  
人曠典莫與京矣本縣初蒞茲土樂觀其盛前於院  
道觀風以及本縣季考時親旌校閱如入寶林擊節  
稱快具知多士揣摩於括帖者有得莫忘筮之致當



茲科試屆期吻鹿將賡允宜琢磨增粹以振兩關大  
廷之氣合行月課爲此示仰閣學文武生員並童生  
知悉擬於七月爲始嗣後每於月之初二日齊集明  
倫堂候試本縣雖鑑乏陽穆大方所鄙意者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爾多士靜養其文心競抒夫名理爭光  
鸞采鵲起文壇共相砥礪無負育材之雅意斯邁斯  
征多士勉之須至示者

重修濟瀆祠碑記

邑人衛周胤撰待卽

沃關東南有濟瀆行祠坊於元爲禱雨輒應而建也  
濟河惟豫州曷建平靈雨時降卽在豫亦可證祀也

故祠至今歲久而祀崇焉今雨弗時若天又降割矣  
邦人恐惟神是求前此勤垣墉塗墍茨作梓材勤樸  
斲惟求神之明德爲憑依匪曰豐於昵爲私家乞福  
澤利益也嘗攷旱祭大雩大旱雩祭而請雨天地之  
所爲陰陽之所起也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  
卑也因其義也雖大甚解請之而已無敢有加也火  
者夏成長本朝也息及于火火順人而其露降咎及  
于火則大旱縱諸陽閉之陰按時以設龍各有尺寸  
則天可格修人事以感天道感勝主德以救天災上  
下修明不逆厥節天在人之中先王以明民者愚民

神道設教故不勞而化行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此明  
鬼神之權也天視聽自民視聽者此尊百姓之用也  
今置神民合一之義而弗講賈生之夜談董子之繁  
露視爲無庸何怪天高聽遠其澍弗惠也哉濟瀆行  
祠儼然重新黃帝七星及后土土地諸神廟貌無不  
丹聖輝煌一方之人敢不敬應神將昭格靈承商皇  
憑武亂非水德故濟神常治治水司寇若其德則火  
司馬金司徒木司農不干其位而旱魃不能蓄矣神  
之靈爽昭昭也首事廟事者之功德亦巍巍矣敢題  
本事以記之

重修關帝廟碑記

邑人衛周胤撰 侍郎

余嘗謂人心無私與神靈無私相等或有聞而笑之  
者難予曰異哉神萃河嶽正氣坐鎮方州咸識尊崇  
靈爽昭垂無私允矣人之無私未敢或信夫人心稱  
險踰于山川末季狡獪爲得姦諂相尚轉換壽張更  
難究詰所謂釁殺僉寧不啻過之藐人以自滿竊上  
以行詐心非而口是陽驕而陰移猶悻悻人莫誰何  
神其無知人之有私難臚陳如是而謂與神同無私  
子之說謬甚予曰是不然凡名爲神必具聰明正直  
秉道嫉邪不徒以吉凶駭俗豈在于香火尊奉至關

帝靈明湛若威赫常清提衡天門昭啓地府心同先天冲漠于無朕氣合太虛游衍于無方輔道翼真利民庇國其正業一何其赫與卽當年平分三國標名五虎節高秉燭義重漢鼎由今觀之勲猷等如一瞬爵土歸于清虛於物而不凝滯寧於世俗之人有蒼黃黑白而私之乎予所謂人心無私而詎遂謂公平正直消物我泯友仇如莊子之齊物孔氏之無我竟宜化合漢以游於浩渺空虛之宇耶人各從其欲焉耳便於私則喜拂于已則怒中以利則可違以好則怪七情五欲皆私之義也而曰無私宜或聞而笑之而難之也嘗見有忤情于父母飭貌於妻子駕詞于長吏行欺於友朋少得自私則竟私之矣迨入關帝之廟貌瞻關帝之威儀神情嚴肅汗若刺芒蔑不趨踰拜跪凜如攝魂毫無一言敢匿其旨者何哉英風震讐奸罔潛消神儼然端臨在上原無督責其平日浮薄之行彼自破其消沮閉藏之術而爲神明所奪是卽無私之大端也向時時如對神明而不愧於屋漏人與神有何逕庭惟人心全爲私用而神之靈爽於是乎愈增寒栗矣城西南關帝廟中未克告成廊廡又擬興作不必神明關帝之靈以提羣氓之心但

卽以能入廟而悚然者是卽可與爲善之基况聖帝  
又未嘗以禍福輕以畀人異人之畏禍求福以土木  
張大其事者乎

創建交里石橋碑記

邑人衛周胤撰侍郎

嘗攷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  
禹鑿龍門播九河厥謀甚善爲此逆防與不理孫故  
因知物理有脉有鍵克振要固而且永勢便利導與  
強爭之則舛也爲防廣與崇方其綢參分去一大防  
外綢而况夫橋梁踞水之橫流以圖夫千百堅久其  
可奮荒度土功守厥脉絜厥鍵荒忽半其利害又何

貴乎宣之櫛之罄折之鑿石鑿材爲也沃隅東南董  
五里二水合流交迺名焉遇夏秋泛漲怒號排空民  
咸病涉常思乘輿溱洧君子病其小惠徒枉輿梁豈  
非有擔世道者所當亟亟爲謀者乎迺舍此而不究  
心弘濟勢不得不聽民間爲之無擔當世道者有亟  
謀每苦動而多格勢又不得不請於拯世愛物者亦  
猶夫相水有脉有鍵者然邑大夫有軫念斯民於風  
波震撼而予以利有攸往者乎先是孝廉李君與善  
士龍寰慨然念之身倡斯舉捐金代石不數中止迄  
今又多歷年所東南諸鄉以洎垣絳邑暨中州遠來

者觀汜濫而望洋泊河干而裹足噫昔孔夫子臨河而觀涉水者知其忠信可以格水當今忠信于事物者幾何人而乃茈茈于水乎今又有起而謀之者任君數十輩間關二千里走燕京求予首其事辭曰予方役役司馬堂日事兵戎戴星出入何暇及此雖有濟世之心將乞靈于邑大夫綱領以總其成諸君子分猷共念以襄厥事不亦善乎邑大夫濟世者以權也諸君子濟世者以事也予止濟人以圖成者以言也亦無煩言以塗飾耳目不言福田以侈求利蓋惟願遠邇紳士商農捐錢穀消鄙吝相與以有成爲金鍼度人爲慈航濟物以利千百世俾奔走斯地者歌咏功德不衰後之人亦將有念盛事不朽前此者以謀始後此者以謀終且藉羣資羣力以成此謀豈非沃邑東南一大盛事乎得其人豐其財扼脉與鍵一切逆防而理孫之憂吾知免夫

重修軒轅黃帝廟碑記

邑人衛周祚撰 大學士

邑之有黃帝廟也舊矣無人焉起而修之者大司馬賈公自撫秦還朝道出故里始遵先志聿觀厥成焉先是神路爲強有力者所據邑之人羣焉爭之訟

之官而不獲直也有受笞杖者有不食者有因而殞  
生者數十年積鬱猶未平也太封翁念之慨捐厚貲  
爲之營拓道路建立正門於是神道正矣則又念夫  
廟庭之傾欹也垣壁之頽圯也樓觀之漂搖也池汪  
之污廢也復倡義捐助傾欹者正之頽圯者起之漂  
搖污廢者植之甃之則又念曰廟舊有藥聖祠湫隘  
不足妥神靈遂闢新址建三楹肖神像其間於是威  
嚴赫奕廟貌稱矣公曰廊廡牌坊未豎終無以聳觀  
瞻而肅謁拜於先志其猶有未慰乎則又捐俸繼厥  
後工旣竣督修鄉耆將樹石記其事來索予言於戲

翼言之矣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又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祭法  
言之矣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史記言之矣黃  
帝之時蚩尤爲亂帝與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  
又曰迎日推策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時播百穀草  
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由  
此觀之開闢以來聖神繼天立極代有創制而文字  
衣裳之所由興兵戎征討之所由著財用百物之所  
由名麟鳳龜龍之所由格至黃帝而大備矣萬世永  
賴與天地悠久無疆宜斯民之崇祀愈遠而不能忘

也韓子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人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所自邪又曰如古之無聖人人類之滅也久矣然則黃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太封翁則亦不能拓其祠宇而更新之也邑人亦有捐輸僅足當太翁千百之什一故共推公之善繼先志而追慕太翁之功于不衰廟中左方立太翁祠歲時謹奉祀焉禮也茲役也經始於康熙壬寅之歲至戊申之秋而告成蓋歷七年所云太翁諱生芝封一品光祿大夫公名漢復特進光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巡撫陝西等處地方

大司馬賈公義設漏澤園施茶庵碑記

閩莆周 鉞撰 邑侯

司馬賈公沃人也撫秦豫時善政無虛日播之歌頌書之簡策勒之金石者皆足爲後來師法而沃之沐膏澤也尤深蓋不欲隱君之賜匪但如晏子之待舉火者數十家也一日念曰鰥寡孤獨者有養矣保無有死無墓地遷延無葬因爲人所委棄者乎捐軀道傍者旣恤矣保無有赤日嚴霜喉焦肩縮困長途而

顛仆者乎公於是于邑之西南買地二段內計九畝  
三分爲瀾澤園六畝三分入施茶庵以爲繼起者倡  
其所以俶育人類使不至于失所者纖細畢備無定  
河邊之骨不泣夢裏之人緇塵赤土之坂不苦望月  
之喘真所謂恩澤及枯骸泉水作佛事者矣且賈公  
之於沃也嘗捐俸修養濟院矣猶以爲止及於生者  
而已矣嘗出裝先窮民之無告者矣猶以爲止及于  
一時而已矣而復舉是蓋古先之仁政再見於茲日  
誠所謂彰君之賜也較之晏子施及三黨者所被遠  
矣鉞以令沃獲躬睹其盛竊謂公居官居家德澤鞠  
洽蘭臺石室中自有太史氏珥彤管識之非蕪言所  
敢及也故特記之如左

創建

大司馬賈公生祠碑記

閩莆周

鉞撰

邑侯

余乙未歲薄遊燕臺一時宰執諸大夫咸嘖嘖稱晉  
中賈公意氣如雲肝腸如雪有古君子風 廟堂之  
上王侯將相皆親而敬之丙午筮仕曲沃蓋公桑梓  
地也汾灣喬麓實生偉人間從諸父老得其行實知  
爲古聖賢者流是時公承 天子命鎮撫三秦以未  
獲一識荊州爲憾今歲夏公奉 召還朝道經里門



望其色巖然非尋常之概聆其聲藹然皆仁人之言  
殆所謂大丈夫者邪公少負俠氣慨然有凌雲之志  
及長身任天下之重豐功偉業著在太常 朝廷知  
公之才嘉乃丕績始 命節鉞中州豫居天下之腹  
重地也公寬嚴並濟無利不興無害不除恤驛遞之  
困苦則不避嫌怨不畏權勢繪形請 命還山東之  
固有去中州之本無中州得有人今日者皆公之力也  
闕賦役之重累則特疏更正豁去萬年之害供大兵  
則閭閻不擾萬姓安枕防海逆則反側以安全活億  
萬生靈種種善政難以盡述還朝之日老幼男婦  
輟臥轍如失慈母迄今口碑載道處處有祠 是以  
聖天子命載撫秦中公視秦人如豫人也甫 任秦任  
一切積弊盡行禁革包荒之累則豁之兩河 之稅則  
免之雲棧修矣行人免性命之憂功不在禹 也通  
濟龍首二渠濬矣家家飲甘泉之惠秦之戴公感公  
猶如豫人也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直與三峰永矣或  
曰此其居官者耳而抑知大有造於鄉人也居官易  
居鄉難居官有所爲而爲則易居鄉無所爲而爲則  
難居鄉無所爲而爲而有所爲有所不爲則難之易  
居鄉無所爲而爲而有所爲無所不爲則難之難如

公則亦無難也試撮其畧而言之慮行人之困也則邑之東西兩施茶庵慮民之夭死也則城之中區大開藥局慮災獨之無告也則重修養濟院且給之衣食慮荒年之洊至也則特設之義糧以拯其貧乏且收年久不克葬之枯骨而歸其兆域非但漏澤一園爲昔人所未備也若夫晉恭世子祠邑正祀也蕪廢者將數十年公一舉而新之其有助于風化者豈不大哉至施黃帝廟之神路建大門廊房牌坊等處以肅千百世之觀瞻神靈以安人心以悅其他修補寺庵種種難以更僕其誠于事神又如此况沃兩驛苦折車之累公嚴立禁約百姓不遭魚肉不受鞭撻陰功浩大矣且沃材藪也公猶爲之重月課創義學課有給試有資皆可以垂諸久遠有餘裕所謂豈弟作人雖古人何以加焉余待罪茲土幾三載公未嘗通一紙囑一私凡此者皆以道運其才德成其功爲天下之所不敢爲爲天下之所不能爲者也邑之薦紳大夫羣而相告曰是可祀也已邑之士羣而相告曰是可祀也已邑之庶人羣而相告曰是可祀也已咸以聞予予亦曰是可祀也已乃公若退然不自安也者則辭之辭者愈力請者愈堅故輸基者爭而樂

輸輸金者爭而樂輸輸材木者爭而樂輸欣然而成  
公建生祠之舉余竊惟古者生祠之建石慶在齊藥  
布在楚狄梁公在魏張忠定在蜀然皆宦遊之地耳  
而鄉黨欣然樂祠者非深仁厚澤大有造福地方亦  
何能使之人人歡聲感戴如此哉斯舉也一以昭報  
功之典一以著勸善之意廊廡輝煌屏垣丹碧余亦  
慶幸而樂觀厥成焉工始於康熙七年八月初八日  
落成於本年十月二十日公官大司馬大中丞名漢  
復號靜庵本縣大李庄人

大司馬賈公積貯義糧濟貧碑記

閩蕭周

鉞撰邑侯

粵稽古盛時民物康阜嬉遊於光天化日之下一切  
補救之政俱在弗庸沿及三代君臣焦勞於上思天  
時之不常念人命之當軫經畫周詳取其身家而代  
為謀故不問豐歉天下舉無困民逮後世則幾難言  
矣熒熒孤黎委之無可如何之數遂釀成意外之變  
嗚乎世道之憂也間嘗上下千古竊思無所庸其補  
救者朝廷之福也草野之幸也一至於有所補救而  
斯人之不獲受其澤者間有之矣甚而至於補救不  
行其如此民何也雖然補救之術固足以贊天地生

成之不逮而其權柄則主之君其宣敷則責之臣而  
總存於仁人君子不忍之一心維仁人君子佐理於  
內則助流宣化分牧於外則養欲給求至於愛我桑  
梓則出其所有而爲之立其大命雖其所及遠近有  
異廣狹或殊而不忍一念寔流通於一世而無所間  
也如大司馬賈公者少年慷慨自命時有道濟天下  
之志嘗自矢曰昔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  
任嗣後創舉義田贍厥族人余也竊願效之今年夏  
撫秦政成奉 命還朝道經里門一時父老子弟咸  
樂望見顏色而公遂竭其心思殫其才力凡有功效於  
風教有德於士民者無不一時畢舉還念二十年來  
隱然屢拯濟之懷吾其全吾心乎此積貯義糧之所  
由興也又思此舉不易必也濟以義田庶足永垂不  
朽遂出已汾干私地伍伯畝公之衆人嗟乎仁人君  
子其用心之厚而施德之溥一至於此哉昔耿壽昌  
祖李惺平糴之法而設常平朱子因長孫平義倉之  
法而立社倉然皆在官之所爲而非居鄉之所爲也  
卽文正義田後人競談在公亦嘗嚮徃然止及於一  
族而非及於一邑也思其時勢之難易觀其制度之  
大小安在古人遂勝今人乎且也豐歉何定造物亦

在氣運之中有此舉而功及天地矣夫人一日不食則飢飢則死亡相繼安望戶口之蕃甚而揭竿走險也可慮也有此舉而功在朝廷矣民吾胞也物吾與也天下皆度內也然反遠而不及近則無序試過田廬而問焉某某吾父兄之所與也某某吾子弟之所與也有此舉而德徧鄉黨矣乃公之言曰吾何敢自有其功吾何敢自有其德所望後之君子共成焉以永此事耳噫斯仁人不願獨為仁人君子不願獨為君子之心也夫事創始於康熙七年八月初八其經理欵畧備列碑陰公諱漢復號靜庵本縣大李止

人官大司馬陝西巡撫

大司馬賈公生祠碑記

邑人衛周祚撰大學士

生何以祠志愛也祠何以賈司公志人也生祠何以公建志不媿也公建生祠何以記志不慚也公負奇氣好讀書略觀大意文不優益孔孟武不胡盧孫吳磊落倜儻有唾手功名志其任俠者歟巍然自命不屑屑與流俗伍遂來流俗之忌或有起而侮之者百鍊剛金一翻烈火舉子輿氏之所謂行拂亂其所為者以一身歷之天降大任宦成一無所問若有德於我者不妨一飯千金其大度者歟遨游燕市重氣誼

不侵爲然諾危者扶困者濟一時 廊廟諸公咸傾  
心焉其尚義者歟長安多窶人子每暮鐘曉雞時號  
聲徹耳公煮粥不已繼以給錢一歲全活幾數萬衆  
其施仁者歟 世祖章皇帝時與余同寅司空時奉  
命督修 奉先殿大工有議燬玉泉山以作灰者公  
毅然不可爭辯數十次終克保全功在 社稷舉朝  
敬服焉間有人所不能區畫之公務 聖心特簡命  
任凡口外腹內差遣不辭艱共如期立辦 世祖章  
皇帝甚器重之曰朕左右手也天下腹心重地惟中  
州欽哉爾其往撫公至豫念其幅幘遼廓經界久  
力正豪強隱占墾闢蕪田數百萬畝爲 國家歲益  
金錢四十萬有奇而下亦不至病民隨奉 溫綸嘉  
其實心任事從優議叙遂晉尚書焉解雲貴兵餉獨  
先予官保焉崇本抑末改正驛道不吐不茹不畏強  
禦其有爲者歟再撫陝念秦隴爲天首半臂天下而  
當兵燹之餘元氣未復計所以安輯勞來之者甚備  
糴楚糧以供大兵嚴保甲以絕盜源禁火耗罷關稅  
惠行戶清刑獄開運雲之險疏龍首之渠至乙巳春  
旱則步禱三十里外野人瞻拜道左有垂泣者至誠  
格天澍雨大降是歲因以有夏其恤民者歟秦豫相

習宰牛牢不可破公嚴立禁約屠者易業其愛物者  
歎蓋公之盛德大功彰彰如是于在朝廷則朝廷重  
太常景鐘爲元勳首庸在豫豫祠之在秦秦祠之戊  
申奉命朝京師過梓里其所以嘉惠士民者跡秦  
豫且有加一日父老子弟登春臺而享大牢以手加  
額歌咏功德不衰僉思所以蒼生成報顧復者將以  
昭茲來許爲鄙薄頑懦者觀感薦紳先生曰往禮闈  
之歲士裹糧走數千里外寄食金臺或露宿焉公憫  
然念之既創建曲沃會館矣又置三晉會館日督作  
課備供給焉數十年無倦意至仕宦資斧無不取足

從未計息且有焚券不問者間有意外事公安公竭  
力援之于鄉則開設義學令講習課業其中且資之  
學糧以圖永久自是厥后凡我輩進德修業以藝術  
自礪礪繄我公陶冶栽培之貽其有克自振拔歲舉  
鄉升鳴南宮對大廷宜皆出公門下其功德視士民  
又有加焉而公在豫有祠在秦有祠在朝廷紀太  
常銘景鐘功德赫奕而在沃反闕焉非所以昭後世  
聞天下于是率先士民詣縣大夫以公生祠爲請公  
則力辭薦紳士民則力爭得之爰是卜圖內城南門  
之外意者輸意基者輸基財者輸財力者輸力不日

而功落成以余前與公共事久又至戚日侍 天子  
左右珥筆史臣後謹當無私言宜允乃走函索記於  
余余曰諸君子其行直道者歟惟公之人足以當諸  
君子之愛而不慚唯諸君子善用其愛于公之人而  
不媿皆盛事也故爲之記

創建

大司馬賈公生祠碑記

介休王肖舜撰 邑教諭

自孔子而後有知尊吾孔子者其功當與孔子等則  
其德亦當與孔子等學者之所以祀孔子尊其功德  
功與吾孔子等德與吾孔子等則學者尊之雖不得

上擬孔子而其典與事皆不可缺蓋存千古之道統  
正百世之學術上足以贊 朝廷之盛下足以維學

校之衰其事甚鉅而其典甚盛不可苟余不慧司鐸  
茲土嘗進諸弟子而教之竊見其朴茂清爽典贍宏  
通大抵皆有聖賢自命之意而力或不足以稱其意  
之所至私心憂焉諸弟子進曰先生無憂也自吾邑  
有大司馬賈公重道崇儒廣厲學宮之路而由之砥  
礪行能皆思有以報吾道者報先聖蓋公少年讀書  
不喜章句之學見小儒呶呶一室則笑之以爲自漢  
以來無人識得讀書兩字竟分學問事功而二之不



知實有用於天下是乃天地間大文章彼區區尋行  
逐墨奚爲者故其宦游所至胥著經天緯地之略濟  
民利物之猷而事之有係于吾道者則無不竭力爲  
之長安舊傳石刻十三經而孟子闕焉公起而補之  
以成千古全書創修關中書院俾諸子衿肄業其中  
朝絃夕誦人才蔚起檄各屬諸生大課之所發者皆  
一時名流迄今秦豫歌樸棧焉又念百年理學之故  
千載盛衰之績不至於湮沒不存者賴文獻耳爰大  
會通儒葺成秦豫兩志今日者河之南北陝之東西  
其風教運會可班班考也中州創建古聖先賢祠從

來帝王將相以及理學大儒凡有事土中者合饗之  
又修曲阜復聖廟廊廡輝煌有光闕里過者稱盛焉  
若夫慮鄉黨之衰則創舉義學敦請名儒正師席於  
其中四方之學者歸之且恐學者浸淫于非聖之書  
以至青牛白馬出而亂我正道而又恐其寒窻薺苦  
無資以致牙籤遂爲之積書學宮以垂永久如五經  
大全通鑑綱目文獻通考樂律全書豫秦通志等書  
無不備焉邑西南有文昌閣聚良睦之氣曾藜光之  
照爲風雨所飄搖者久矣公則修之邑故有史藝文  
不載公則續之名宦鄉賢二祠久已頽圯公則葺之

新之歲當大比諸弟子負書走數百里外筆不可耕  
硯不可田也公慨然捐金子業文者若于子業武者  
若干委之公直而均其出納焉乃公嘗言曰業精於  
勤荒於嬉昌黎之言其有以乎爰是以月之二日大  
集諸弟子而課之供給具備列其高下以行賞焉諸  
弟子兢兢以不克報稱是懼文教之興有日矣先生  
何憂乎既而又進之曰公之惠諸弟子也所以尊吾  
孔子也諸弟子蓋學孔子者也諸弟子蓋思所以尊  
公也亦所以尊吾孔子也公蓋能尊吾孔子者也不  
然者孔子之祠徧天下而尊孔子者不食其報何以  
使天下之能尊孔子者知所以不能知尊孔子者知  
所勉哉生祠之舉烏容已已余乃呼諸弟子前而嘉  
之曰斯小子之誠也斯不慧之志也斯卽吾孔子之  
心所樂與也是爲記

創建

大司馬賈公生祠碑記

邑人本丕則撰進士

立功者以行頌德者以言然一文士之言不如羣野  
人之言也羣野人之言公一文士之言私也羣野人  
之言不如一文士之言也羣野有意而不能言卽言  
之而亦不能暢乎其言也一文士因言以宣其義代

爲言而遂不難實乎其言也而余顧非其人也乃邑之父老子弟相率而來告曰有以語子邇者四郊之氓戴大司馬賈公之恩而圖所以報遂欣然有生祠之建也大工告成藉一記以昭小人之心且有所傳於天下後世以垂不朽余則詰若欲何記父老子弟相顧而嘆曰不勝記也吾鄉人浮于土仰賴者通有無於西秦自糧船有稅吾儕小人幾有枵腹之慮得公之力革宿弊而不夏閉糴也吾鄉東南有交橋暴漲橫決行者望洋得公之修理而不憂病涉也吾鄉故多窮民鰥寡孤獨可念也舊設養濟院久已傾圮

得公之修葺垣宇時給衣食而不憂無告也邑之東西施茶有庵而行者不憂其困也城之中區施藥有局而病者不憂其憊也然此猶功之及於處常者爾憶昔己丑之變民間相傳大兵養馬吾鄉一時棄田廬逃竄者幾盡後大兵竟移去鄰封百姓安堵如故二十年來不知伊誰之力而公實有以維持之嗣後征勦之師塞滿四野幾有玉石俱焚之恐雖間有傷害然大勢則保全無恙而公實有以調停之事定之餘或有掠去子女者公則傾囊取贖使其完聚焉今日者父之有子也夫之有婦也而公實有以曲全之

後有令吾鄉而來者良士善人怵怵乎有反側株連之慮焉乃竟一無所問而公實有以力爲叮嚀之不特此也凡上臺及有司新任至者公以民窮財盡囑其加意撫恤闔邑陰受其福者皆公之力也然此猶功之及於一時者耳沃當兩驛之衝數百年來民億甚自加之以害馬而民益億積幾十年於茲邑之人相顧莫可如何今始去其半矣鹽法之行也沃舊制甚便有漁利者從而撓之幾幾乎至於潰壞而不可救公力正仍舊奸人不得計沃人免受害焉夏初忽有自北營求而來者遽欲包烟稅及諸行稅聲勢赫耀商賈股慄聞公一至竄去且公之孝行封及四代兩世鄉賢生則迎養京邸葬則躡踊盡哀祭則肇建家廟且公之節操二十年宦遊贏得清風兩袖再撫重地剩有冰心一片公更積貯義穀二千石以備荒年濟貧之需又捐義田五百畝半給義學月課半作備賑窮黎及施棺槨以瘞無力之骨蓋公無人不恤無善不爲吾儕小人特舉其節目而質以述之者也予其吏之余乃作而言曰唯公之功及于天下國家之遠而亦不遺於鄉邑都鄙之間惟公之德遠及于天下國家而歌頌罔斁不遺於鄉邑都鄙而咏嘆不

夏異日者太史有書功宗有記寧僅諸父老子弟云爾茂諸父老子弟退余乃編次其語以爲之記尚書賈公創建積貯義糧所碑記

邑人賈鳴璽撰進士

今皇上御極之七載是爲戊申軫念諸大臣勤勞封疆特命還朝昭優崇也於是余宗翁大人尚書公自秦奉召入覲濟河抵里門執父老手話舊詢一邦利病修廢舉墜不旬月歡聲徧四野則相率而生祠焉尚書公堅辭不獲乃進余小子告之曰不佞少讀文正集竊歎其義田一舉功足以勝天時德

足以立民命嘗歆慕焉二十年竭蹶王事徒屢諸心耳又曰義田弗濟以義糧法不稱備昔考亭氏貸人粟積數萬石饑荒不害不佞且將合兩人之志而神明之家有汾岸地五百畝歲益粟二千石其公諸衆人哉余小子不禁舉手加額曰桑梓之福也爰九合諸親共助千金有奇建積貯義糧所於生祠之右斯舉也一以成尚書公之志一以廣尚書公之仁且附生祠之側亦足見尚書公之德實有可祀而人之祀尚書公者出於三代之公而非諛也雖然此亦尚書公之德之一端耳河南河北甘霖曾洒陝東陝西惠

風遍吹今奉 天子命入而和羹調鼎深仁厚澤且  
將徧滿天下矣區區積貯義糧云爾哉余小子徐觀  
其盛幸附以不朽也故記

張公去思碑記教諭王肖舜撰

重建曲沃會館碑記 邑人衛周祚撰 大學士

吾沃古無會館蓋有之自膠侯賈公始大學士靜海  
高公爲文紀之事在順治之辛卯歷十有九載己酉  
公奉 命還朝之明年睽言顧之見棟宇漸頽庭除  
稍隘於是重加脩葺爲堂四楹爲門與寢如之爲會  
三十楹爲庖爲廡爲溷靡不得其處庀材若柯璽礎

若柯役夫若柯需日若柯計數估工爲費不貲皆公  
任之而邑之士大夫輩亦率樂輸有差不幾月而竣  
實實枚枚稱巨觀矣於時邑之人咸大悅乃屬余載  
筆泐石以志公德夫公之德夫人而知之矣夫人而  
知之則未有如余知之深者也蓋公慈仁出于天性  
而有個儻非常之槩讀書觀大意不屑章句遠猷訐  
謨簡在 帝心兩撫豫秦凡可以益國而便民者無  
不畢達而力行之余嘗覽所爲兩省通志于地方利  
病風俗得失人材興替山川要害皆晰若指掌其在  
豫也如恤流離更郵置懇荒蕪至增賦四十萬有奇

其在秦也如脩書院補石經疏水利平棧道新壯繆之祠則施及解梁蠲兩河之稅則惠流三省及道經梓里家食未及一載建義學以教士立義倉以濟飢捨藥有局施茶有庵漏澤有園諸美未可更僕數所稱古之君子爲德于鄉未有如公之盛者也豈獨于斯役見之哉余與公生同地仕同朝又有婚姻之好故樂書其善而在勲在國家者則以俟之司彤管者焉是役也經始于七月十五日落成于九月二日督工者王子堯聖綜理周密勞不可沒例得并書

曲沃會館重建碑記

邑人賈漢復撰尚書

嘗讀詩至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古人之於桑梓蓋若斯之重也顧人之一生行藏遊處非可逆計時而星聚萍合時而雲散風流其與親黨故舊周旋笑語及杯酒相慰勞之日不數數也幸有其時矣有其地矣乃候館無卽次之安行李多暴露之患朝咏戾止夕賦旋歸桑梓之謂何忍令其躑躅靡止耶我曲沃二十年來日以蕃盛往余縉紳大夫謁選入都及孝廉明經上公車者皆蹶舍而居困于旅食或以斧資難繼趨趨不前者亦往往而有因于順治戊子創建茲館至己丑始落成始之終之不

敢告瘁嗣余奉簡書填撫秦豫奔走十餘年而館之棟宇日夕頽圯且庭隘不能旋馬乃于今上登極之八年己酉重葺而增廓焉其庀材鳩工之費較曩時爲倍余固不自靳其心力而邑中縉紳士夫亦樂輸有差工告竣顏其堂曰敬梓於是諸君子咸稱觥前進曰天下事始則尚其不畏終則尚其不怠不畏則氣振氣振而天下無難事不怠則志堅志堅而天下無隳功茲館也于京師園闈間闢地而經始則成之固難歷年浸久風雨飄搖則隳之甚易而先生獨能終始乎此是真能以果毅之力又要之心措施

天下大事者而以其緒餘及之故不勞而成不介而孚也余逡巡避席曰余一人何功之有惟是殫厥心殫厥力而已謂余不憚其難余任受之謂余之獨勝其難則不敢受謂余不忍其隳余勉承之謂余之獨振其隳則不敢承亦惟賴有衆君子之共殫厥心共殫厥力焉而已更願後之諸君子益殫厥心益殫厥力俾館垣無恙而賓至如歸以無失古人敬共桑梓之意而已矣爰爲之銘曰喬金永峙汾澮長流靈鍾古絳景附神州于時處處爾遊爾休輪兮奐兮百禩千秋



曲沃喬山書院碑記 邑人賈漢復撰 尚書

昔范文正公得南園地術者言世出公卿公慨然曰與其私之一家何如公之衆人遂捐其地爲郡學李文饒有平泉山居宏敞幽邃甲於一時諄諄爲後世計樹石其中示子孫不得與人如有力者奪之令持此以告嗟乎自宋及今數百年矣陵谷變遷不知凡幾而南園故址依然獨存彼平泉今安在哉二公皆賢者乃以一念公私之分致勝蹟名區有傳有不傳後之君子宜何從邪余戊子歲得城南隙地構成小莊顏曰雨翠已二十餘載頗稱爽塏然余不敢私也

竊念有會館不可無書院今以此莊改爲喬山書院俾邑之薦紳士夫皆得托足于斯肄業于斯請與後人約我子孫不得視爲私有他人亦不得以勢力攘奪倘有睥睨竊據許合邑之人聲大義而共擊之庶世世爲公物與會館長存于天壤矣此余之素志也文正之賢雖不能及文饒之諄吾知免夫後之人其敬聽之哉

評曰邑藝文于古不多獲周有揚之水椒聊之實二篇唐有王勃靈光寺碑文一通而說者又謂勃不專爲泐作自此以還則僅爲晚近士紳之歌咏矣夫其

漢文  
卷二十一  
橫襟弔古吮毫寫况種種真性  
縛麟豈必盡出錡釜鍾鼎間哉

則控馬



